

M 67
1-1-17
耶穌降世一千九百十五年

美國馬醫生
金湘儒合著

士民通用語錄

中華民國四年歲次乙卯

上海美華書館擺印



3 2285 0151 0



CONVERSATIONS OF EDUCATED MEN

COMPOSED BY

DR. W. E. MACKLIN & MR. KING SIANG-JU.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5.

士民通用語錄

倫類摘要

父母稱呼

人稱我父曰令尊大人、

自稱曰家嚴、

家父、

去世後曰先君、先父、

先嚴、 俗話稱老人家、

人稱我母曰令堂太太、

自稱曰家慈、

家母、 去世後曰先慈、先母、

人稱我母又曰伯母、

問答

令尊大人已過花甲麼、

家父今年整六十、

身體康健的狠、

托福、

精神倒好、飲食也還如常、就是遠路不能多走、

到底年尊了、

是、

令堂太太安好麼、

還好、

今年高壽、

家母今年五十三、

眼睛

還好、 托福、算是了不得、就是粗針綫、現在也還能做、不過重事累不來了、

父黨稱呼

人稱我父之兄曰令伯、

自稱曰家伯、

稱我父之姐妹曰令姑母、

自稱曰姑媽、 稱人姑母之夫曰令姑父、令姑丈、 自稱曰姑爹、 人

稱我父之弟曰令叔、 自稱曰家叔、又曰叔叔、

母黨稱呼

人稱我母之兄弟曰令舅父、 自稱曰舅舅、 人稱我母之姊妹曰令姨

母、 自稱曰姨媽、 人稱我姨媽之夫曰令姨父、 自稱曰姨爹、

稱姨媽之子曰表兄弟、 稱姨媽之女曰表姐妹、

兄弟稱呼

人稱我兄曰令兄、 稱我弟曰令弟、 自稱曰家兄、曰舍弟、 叫兄曰

哥哥、 問答 令兄在家麼、 不在家、 到那裏去、 早幾天說

是到上海去、 多啫回來、 大約要到下半年、 令兄生意好的很、

生意平平、不過將就糊口、家用實在是大、外頭銀錢又艱難、買賣真正的不

好做、 是的、 令弟現在還讀書、 是、 功夫好的很、 不見得、

從那個先生、是個外縣的先生、令弟出考麼、去年考了一回、不中用、不肯用功、又拙的很、來年再考一回、若是不成功、就做別的事了、明年一定要入泮的、那時候、來吃喜酒就是了、豈敢豈敢、那時候、一定來請老兄、

姐妹稱呼

人稱我姐、曰令姐、稱妹、曰令妹、
自稱、曰家姐、曰舍妹、
夫、曰令姐夫、令妹丈、
自稱、曰家姊丈、家姐夫、舍妹婿、
人對我父、稱我姐之夫、曰令坦、
我父自稱、曰姑爺、曰小婿、妹亦然、
令姐是多階出閣的、
是前年出門的、
現在有小孩子沒有、
去年生了一個外甥女、
明年一定要添外甥了、
好話好話、
令妹青春多少、
今年十五歲、
現在許配那家、
想揀個念書的人家、不曉得可有這福氣、高攀得上麼、
豈敢、太謙了、

妻稱呼

人稱我妻曰令正、曰尊夫人、自稱曰內人、曰賤內、令正夫人賢德的很、豈敢持家倒勤儉、就是兒女累的很、一天到晚忙的不得閒、燒茶煮飯、洗衣漿衫、那一件事不是他作、這也是老兄的內助、是、稱人妻父曰泰山、妻母曰泰水、自稱曰家岳父、家岳母、妻稱丈夫之父母曰爹媽、外稱曰公婆、

婚姻問答

太爺、二位大賓太爺來哪、請裏面坐、二位太爺、我們太爺有請、請請、恭喜恭喜、動尊動尊、請坐、泡茶來、請、今天天氣好的很、天氣好、屢次勞二位的駕、實在心裏不安、豈敢、今天我們到府、一來是道喜、二來是令親那邊、有幾件事、吩咐我兄弟轉達、聘金四十兩、喜果子四十觔、喜茶葉一百瓶、喜花一百對、喜燭四十斤、洋緡四疋、金鐺一雙、這

是令親那邊吩咐的托我兄弟致意不知吾兄可賞兄弟們的臉。 豈敢豈敢、既是親家那邊吩咐、又勞二位的駕、兄弟這裏無有不遵命的。 這就很好、得、實在吾兄是個見事的人、免得兄弟們作難、而且令親那邊、也甚喜歡、就是洋緜金鐲、下過去、將來也還是吾兄家的東西、不過外面好看些。 是的、還有一層、令親那邊吩咐、下半年過門的時候、折席洋五十元、大洋轎、執事、吹手、那都是要的、其餘喜果子四十斤、喜燭四十觔、喜酒拾罐、大概的禮信、是不能少的、在吾兄意下如何、我們好回覆令親的、現在一齊稟告、省得將來往返。 是、二位大賓吩咐、我兄弟無有不遵的、只要力量得來、諸事還要格外成全、總望親家大人、那邊體貼、禮信不到之處、仰仗二位兄台大力、凡事包涵。 豈敢、吾兄的話、我們一一轉達令親、吾兄儘管放心、這件事、包在我們二人身上、成全兒女大事要緊。 費心費心、改日再登門叩謝。 豈敢豈敢。

出門問答

請問你此地可有棧房麼、 此地客寓多的很、城裏城外都有、 還是城外的棧房好、還是城裏的棧房好、 城外的棧房、人雜些、城裏的、清靜些、 我是到城裏去、 這麼、我替你老人家挑了東西去、 你是腳夫麼、 是的、 我這裏兩隻皮箱、一個火食籃子、一床行李、你替我挑到城裏去、 幾個錢、 你老人家給二百個錢、 要不了這些、 你給我多少錢、 我給你一百二十個錢、 那太少个、你老人家添幾個罷、 蔑有的添、 你去就去、不去我叫別人挑、 是這樣、你老人家給我一百四十個錢、我替你老人家挑到城裏復隆棧去、 好、你子細些、失落了東西、我是要你賠的、 你老人家放心、 這就是復隆棧了、 我挑東西、跟你老人家進去、 你們裏頭、有空房間沒有、 有、你老人家自己進去看、 第二進東首、有一間房、又乾淨、又暢亮、你老人家合式、就住在那裏、不合式、還有別的房

間、隨你老人家揀去、一間房是多少钱一天、你老人家若是一個人住一間房、每天是一百二十文、吃我們的飯、一頓是四十文、兩頓是八十文、每頓、菜是一葷一素、飯是頂好的米、門戶又謹慎、你老人家住下、儘管放心、我們總格外照應的、就是這個樣子、你替我把東西搬進來、皮箱兩隻、火食籃一個、行李一床、替我查清了東西、送到這屋裏來、然後打水來我洗臉、多給你幾個零錢就是了、是、這外頭是大街麼、這外頭是大街、你老人家要買甚麼東西、都就便、可以叫夥計、替你老人家買去、好、

問答官話

你尊姓、賤姓李、台甫是、賤字小華、高雅的很、還蔑請教閣下、豈敢、做姓王、草字少山、貴業是甚麼、兄弟是讀書、那一案恭喜的、是前年僥倖的、現在在那裏設帳、現在在舍間、有多少貴門徒、噯、見笑的很、只得十幾個小孩子、一節不過七

八千文、那也不算個館、豈敢、吾兄現在在那裏得意、目下閒居、去歲也是在一个舍親處作館、後來因爲舍親搬到蘇州、連家眷一齊帶了去、原想約兄弟同往、兄弟倒也可以去、後來一想、家母年紀大了、舍間也蔑有多人、就是出去、也要時常回來走走、那時候、豈不是就誤了人家子弟、而且舍親是個直脾氣的人、急於要想兒子成名、功課是要嚴緊、一天不能寬鬆的、所以我就辭了他的館、意欲在本地謀一個館、離家也近、用度也少、豈不是兩便呢、那曉得打聽打聽、今年做館的、比去年更多、托朋友呢、總是虛答應着、等了兩三个月、一處也不得成功、所以就閒到如今了、是的、現在外頭的好館、實在難謀的很、卽如我兄弟這個館、本不願意作的、因爲是在自己家裏、並不要出房錢、自己的子姪、也免得費束脩、從別人去、是這個意思、所以權且作着、只好後來再圖別事罷了、請了、我們改一天再聚、得罪得罪、少陪少陪、

買賣人問答

你到那裏去、我上城南買一點兒東西、久違了、你這一向還好、我倒少來問候、彼此彼此、你的氣色好的很、不見得、是眞的、上半年我會見你、臉上又黃又瘦、現在是又白又胖、不錯、上半年我病了一場、不瞞你說、生意作的也不順手、兩三個月裏頭、計算起來、虧折了一二百銀子的本錢、後來從上江來了許多下水貨、在江裏又把船壞了、一點兒都蔑撈起來、我聽了這個信、就着實的心裏一急、胸口呢、又積了點兒飲食、第二天就病起來了、你想店裏蔑有人照應、這些夥計們、那一個是好的、自己又急、病又重、整整的一個多月、纔能下床、你會見我的時候、還沒有全好、氣色自然是壞的很、後來在家裏養息、店裏事、托我的一個親戚照管着、自己也時常挪到店裏去坐坐、生意呢、漸漸起了些、這纔心裏稍微寬暢點、現在算托你的福、病也好哪、外頭的買賣、也活動些、只好慢慢的守時了、好阿、我說你臉上的

氣色、比從前大不相同呢。是我記望你那裏、生意還好麼。我店裏的生意、倒平平的、沒有甚麼好壞、不過夥計們的工價、伙食、自己家裏的用途、一切、將就敷衍、那裏還有贏餘呢。那是我曉得的、還不是一個樣子麼。哎、現在生意實在難作、外頭的欠帳、也收不進來、自己店裏堆的貨、都是現錢買來的、別人那裏知道、你就告訴他、他還不相信呢。是的、我想你還有事去、我們過兩天、再暢談暢談。可以可以。再會再會。我告訴你一件事、實在又好笑、又好氣的。你說甚麼事。我有一個朋友、姓陶、早十幾年、我和他在一處進館、倒共的很好、後來他父親中了舉、他同他父親進京會試去、他父親蔑有會上去、就在京裏捐了個知縣、分發湖北候補去、那曉得他父親官運不好、到了湖北、蔑多少日子、就病故了、宦囊還有四五百兩銀子、他在那裏、就大吃大用、無所不爲、不到半年、錢也完了、人也不理他了、他流落的真正不成樣子、後來還是同鄉親友們、有在那裏作官的、有在那裏貿易的、

可憐他、幫助他些盤川、纔得回來、今年二月裏、他來找我、我見他衣裳襤褸、面容枯槁、我就問他、怎得這個樣子、他就通前徹後、告訴我一番、我就留他吃了午飯、給他一套半新的衣服、叫他帶回去換、後來就向我開口說、現在實在的萬難、要借一百塊錢、做點兒事情、我一想他的筆下是沒有、讀書一定不得成功的、我就勸他、生意你是不會做的、而且我現在也、蔑有多錢、這幾年、你不在家、我也閒着、不是從前那樣寬餘、你纔回來、自然不知道底細、現在你既同我說着、念當日朋友的交情、這裏有二十塊錢、你拿回去、贖點兒當、租點兒房子、教幾個小學生、連你母親兩個人、也就可以糊口、然後再慢慢的等時運、不可自己作賤自己、他滿口答應、就回去了、隔了半個月、我聽見人說、他在賭局上、把錢都輸完了、我聽見這話、實在有點嘔氣、後來一想、由他去罷、這回、他也沒有臉面來找我了、過了十幾天、這一天傍晚的光景、他急急走來、嘆氣冤聲的、我問他爲甚麼事、他說他母親病重、要死了、現在再借貳拾塊錢給我、等我的

母親好了，我回家賣田去，連上回的錢，一起還你。我一想，他雖然不是個人，總不能說謊話，咒他母親要死罷。我趕緊又借了拾塊錢給他，這也罷了。早四五天，他又到我家裏來，說是今天要到一個親戚家去應酬，現在賣田的事，還要重託他，想問你借兩件衣服，不到晚上就送來還你。我聽見這個話，就回他：我的衣服沒有多的。我天天出去，自己還要穿，他一定哀求，坐了兩三點鐘的工夫，都不走。我實在被他纏的沒有法子，只得借了一件緞子的馬褂，大呢的袍子，給他。我說：晚上你一定要送來的。我明天清早，出去要用的。他就答應，拿着去了。一直等到今天，他也沒送來。我想他必定是假說有應酬，把我的衣服拿去當了。連這回，我算是上他三個當。提起這宗人來，你想可氣不可氣。以後交朋友，真要睜睜眼睛了。

哦，你還不曉得，我去年遇見一個朋友，也是這一類的。你現在那裏去？我現在找他，要衣服去，問問他是甚麼意思，然後羞辱他一場。我看可以不必古人說得好，君子絕交，不出惡言。這宗人，只合

Misch = not etc.

永遠的不理他，他也沒趣來找你了。
是承兄台的指教。 豈敢彼此交
朋友，以後都要謹慎些。 是的。

請坐。 有坐。 泡茶來。 不要費事，我纔在得月臺吃的茶。 啊，你

這一向，怎不過來坐坐。 哎，念久的要來看你，因為舍間出了一樁奇怪事，
鬧得日夜的不安。 是甚麼事。 說起來，這話也長的很，上半個月，我到

田上收租去，路上倒也平安，過了幾天，我就回來，纔到家，我就把行李東西擱
在堂屋裏，進房，問了我的內人幾句話，轉身出來，拿東西，擺在行李上的一個
枕頭箱子，就不見了，我還疑惑包在鋪蓋裏頭，連忙的放開行李一瞧，那裏有
個箱子，掉過臉來，我就問底下人，你們纔搬行李的時候，看見一個小箱子沒
有，若是沒有，那是挑脚的偷去了，若是你們看見有一個箱子，一刻的工夫，這
裏也沒有人來，那是那個拿了去呢，底下人回答說，我們送老爺的東西進來，
站在這裏，也沒有移動，恐怕老爺要茶要水，並蔑留心，看見這個箱子。 哎，哪

也不能怪你們、這個箱子、不見的實在真奇哪、說這個話的時候、我的內人、叫我別作聲、你進來、告訴你一句話、前天早上、我纔起來、聽見廚房裏的人喊罵着、說不見了多少東西、我就叫他們來問、他們說、昨天晚上、廚門是鎖了好好的、今早起來、拿鑰匙開廚去、門還是鎖着、等開開了門、一看、我就嚇了一跳、裏頭的油鹽果菜、一點也蕩有了、趕緊的、又拿鑰匙去開米倉一看、米也少了一半了、我就問夥伴兒、你們可拿這些東西的、他們說、我們一個也不敢偷的、我仔細的一想、俗語說得好、拿賊要拿贓、不能混賴人家的、後來我又問燒火的夥伴兒、你是天天在廚房裏歇的、昨天夜裏、可聽見甚麼響動呢、他就說、哎呀不錯、我想起來了、昨夜三更多天的時候、讓蚊子叮的睡不着、只聽見這裏咕咚的一聲、那裏豁喇的一響、我認是有賊、烏黑的也瞧不見、我就輕輕的、穿起了衣服、拔上了鞦子、然後擦着了洋火、把四處一照、忽然看見一個多大的毛東西、迎面撲來、把我撞的一個倒栽葱、燈也滅了、我嚇得一身冷汗、話都說不

出來、半天的工夫、我纔爬起來、摸到床跟前、連着衣服、把被蒙着頭臉、身上撒抖抖的戰、快打五更的時候、我纔心定、睡着了、據他這樣說、太太、你想這是個甚麼東西、我猜我們這裏頭、空屋子多、一定是狐狸精住着、昨夜裏出來偷東西的、若是人、沒有這大膽子、我是不怕這些東西的、所以叫着罵他、若是一個有靈性的、暗暗的把原物送了來、我們大家湊錢、天天買鮮果供你、燒香敬你、若是个沒靈性的畜牲、別說我罵你、看見了、我還要斬盡殺絕呢、這是我剛纔喊罵的、不曉得太太聽見了、我聽見他們的話、只好等你回來再講罷、那曉得一件事沒鬧完、又鬧出一件大事來了、我聽見我的內人、說了這一番話、心裏一想、人家空房子多、這些東西也常有的、總不得有明明白白、敢出來拿物件的、你想這樁事奇不奇、啊、那麼你箱子裏、可有值錢的東西呢、倒沒有別的東西、裏頭有兩個表、一百塊鷹洋、三四兩重一根金鐲子、就是了、阿、我告訴你一句話、我常聽見老年人說、狐狸是喜歡的鮮果

子、不拿人家的銀錢什物、就是攝了銀錢什物去、後來也要移挪人家的銀錢、或遠處的物件來還的、這件事據我看、只怕合着俗說的一句話、家鬼弄家神、不然、廚房裏失落了東西、你也不在家、怎曉得是真是假呢、至於你這個枕頭箱子不見了、却大有緣故、何以呢、你纔回來、也沒得罪了那個東西、轉瞬的工夫、外面又有底下人看着、怎偏偏的把這個箱子不見了、你告訴我這件事、我實在有點兒不相信、 哎、我也是這樣躊躇、幫人家的、那一個是有良心的、或者趁我不在家、把廚房裏東西偷出去、又恐怕我查問他們、特意作出這些話來、恐嚇他們婦女們、就不敢要賠了、後來偷別的東西、主人要追問起來、先有個狐狸可推了、這麼樣、人家還敢用底下人嗎、 吾兄既明白這個緣故、可以慢慢的試探試探、不可聽信那些人的謊話了、 是極是極、這宗狡猾的底下人、實在是可怕的、 這樣的事、是到處都有的、全要自己留神纔好呢、

領教領教、

亂談亂談、

先生尊姓、 敝姓劉、 先生貴姓、 賤姓馬、 貴國是那一國、
敝國是英國、 久仰得很、貴國富甲天下、格物一道、尤極其妙、卽如火輪船、
以及鐵路、火輪車等類、皆我們中國、意想不到的、 豈敢豈敢、你們中國、乃
聲明文物之邦、外國人民、久深景仰、敝國乃荒遠之區、造物雖巧、不及貴國萬
一、 好說好說、你先生從數萬里而來、歷茲中土、貴業是甚麼、 我到你
們中國、一不求名、二非圖利、意欲在貴省地方、設立醫院、濟世救人、貧窮者、不
取分文、富貴者、一例診視、現在卜居城北、尙未行醫、 呵、先生是一位醫生、
我到失敬得很、我們中國人、雖沒到過貴國、久聞遠省傳揚、以及京江上海申
報所載、來友所談、貴國醫術、了當不得、你先生一定是精通岐黃、高明之至、後
來要來領教、 好說、可以効勞的事、無不効勞的、 這麼、請問你先生、將
來醫院設在那裏、 咳、現在還沒有定局、等看着了地方、建造了醫院、纔可
以開門診病、而且你們貴國大夫、與我們不同、就是藥料藥性、亦有分別、這是

要慢慢的、在貴省多住兩年、熟悉你們貴省的風氣水土、及病人受病之源、名色內外等、要與我們外國病名、繙譯符合、然後纔可以對病用藥、不是這麼樣、就合了中國一句俗話、庸醫殺人、古人說得好、藥度有緣人、所以我們到你們中國、是這個意思、並非你們中國先生沒用、我們是頂好的、不過是濟世行醫罷了、

你先生這番議論、是不錯的、等後來開院的時候、再來求教、

好、

你貴業是甚麼、

是讀書、

好的很、你們中國人、讀書是頂有發達的、我們西國讀書的人、也多、不考甚麼功名、

那麼、你們讀書人、可考甚麼別的、

怎麼不考呢、傳道的考學問、行醫的考脉理、製物的考材能、不像你們、拘拘的一定是考功名、

是的、你們貴國人才極廣、事事精通、

豈敢、你們中國、爲官的講究治國安民、爲士的講究文章詩賦、我們西國人、不過粗知大畧、至於文理這一層、與你們格外不同、真正是望塵莫及了、

豈敢豈敢、你先

生何以如此的謙遜、這倒是恥笑我們了、那裏的話、這麼、你現在住

在那裏、我自己還沒有蓋房子、暫時借住在一個寺院裏、那個寺院、

在城北隨園底下、靠左首轉灣、地名叫桃谷、那裏有個來茲庵、我就廝居

在彼、呵、那裏清靜的很、山林幽密、人跡不到的地方、你先生住在那裏、想

必合意得很、好、將來你先生在此地還是傳道、還是行醫呢、我

本是行醫、也可以傳道、行醫濟人、傳道勸人、不知貴地人可見愛麼、那裏

的話、現在漢西門黃泥巷、你們貴國、新建醫院、半年來、看好許多的病人、敝處

的人、實在感激之至、而且貴國的醫道、四處傳聞、診視神奇、真有起死回生之

術、這是我們久已欽仰的、將來你先生起造醫院、來者更多、也是敝地人民之

幸、好話好話、俗語說、醫生醫得病、醫不得命、那是中西一理、是的、

請了請了、再見再見、今日天氣晴和、遊山最好、你若是沒事、我們

可以逛逛去、既是你先生高興、我無不奉陪的、好你們貴地、山勢好

的很、到處林木茂密、幽禽鳴舞、可謂天然的圖畫。 哎、不見得、你們貴國的風景、想必比此地尤佳、在貴國時、大約游覽遍了、今到敝地、殘山剩水、不足以娛清目、 豈敢、貴地山水、久已馳名、凡自西國來者、皆要游歷游歷、不知古蹟名區、現在還有多少、 哎、我們金陵地方、在六朝的時候、勝境遺踪、却真不少、而今千年以後、連遭兵火、欲尋無有、所曉得的、如南城、外、從前有四百八十處寺院、現在只有十餘個廟宇了、北城所有、不過是皇陵、靈谷寺、紫金山、玄武湖、等處、這邊還有燕子磯、巖山十二洞、皆觸目荒涼、全無景致、這是敝地的古蹟、 呵、貴地城郭甚大、人民衆多、風俗想是極好的、禮貌一切、與我們西國自別、 那也是各從其道、即如你先生、就謙厚和平的很、 哎、我們初到貴地、諸事都要領教、你們不要嫌棄我們、古人說的好、入國問禁、入門問俗、這是一定的道理、而且孔夫子書上說、四海之內皆兄弟、就是貴國人到敝國去、也是一樣的、 是、 這麼、請問你、到紫金山有多少路、 若是由城

北動身到紫金山、不過十五六里、騎牲口去、一天的工夫、可以回往。你們此地的牲口、騎一天、要多少錢。從早到晚、頂多二百文、至少也要二百五十文、有趕脚的跟着、外給茶點錢二三十文、這也是看人打發多就有些、少就少些、零錢是沒有一定的、因爲一路上、上牲口、下牲口、到了落地、拴好了牲口、自己可以放心、而且生路岔路、他們趕脚的、都是認得的、就不至於走錯了。

承你的指教、到底紫金山現在還有多少古蹟、常聽見貴地的人說、紫金山出藥草、又說、紫金山一天十二變、不知可是真的麼。我告訴你先生、藥草總是出在山上、紫金山出藥草、我們這裏、連小孩子們都曉得、至於一天十二變、這句話、我們聽是聽見老年人說過、並沒有那一個看見過、或者從前有的、現在却不見得。呵、道路傳聞、本不足信、必要親身到過、親眼見過、那纔是真的、不知山上可有寺院呢。告訴你罷、去年春天、我同幾個朋友、到那裏頑過一回、山頂上、實在沒有這個力氣爬上去、山脚下、有個紫霞洞、山腰裏、有

个一人泉、這邊有個白雲觀、還有个半山土地廟、再上去幾千步、却是茅草凹、年年正月初一的日子、有多少人到那裏燒香去、其餘別的落地、我却蔑到、山也大的很、那裏走得完呢、不過眼面前這幾處、是我曉得的、很好很好、在下今天就想約你先生逛逛去、我們西國人、到你們江南來、也可以開開眼界、豈敢、你先生請還請不來、既然到了我們做地、各處都可以遊玩、就是沒有好地方罷了、那裏的話呢、我們都要瞻仰瞻仰、奉陪奉陪、屈駕屈駕。

久違久違、彼此彼此、寶號的生意還好、托福、還罷了、現在這匆匆的到那裏去、打電報去、何不叫個牲口騎去、剛纔遇見一個趕牲口的、他要我一百六十文回往、八十文一送、而且這裏也沒有好牲口、我一想、倒不如自己走走罷、這樣的省儉嗎、不是省儉、大街上來往的人也多、碰見了熟人、上下又要費事、若是加一鞭子跑過去、還怕路上撞

跌了人、那倒惹出禍來了、這是不錯的、我想你們貴處、就是這第一不好、我們西國、到處都有車子、土地上是馬車、鐵路上是火輪車、走的又快、又不得碰見了熟人、又不得撞跌了旁人、價錢也不貴、你們貴地、將來若用這個法子、那是便宜極了、是的、你們貴國創造的東西、實在神乎其技、卽如電線這一樁東西、千里迢遙、轉瞬可到、現在做地雖有、究竟是貴國興出來的、那麼、請問你、貴省有幾個電報局呢、我們此地只有一個電報局、這局子設在那裏、以前在聚寶門外、現在移到城裏、若是要打電報、是從那條路去、沒有多遠、一直朝南走、前頭穿街過、靠西首轉灣、進郭家巷、過去四五家、有個八字青牆、門口有牌掛着、上寫着金陵電報局、那就是的、承教承教、好說好說、這麼、你老兄打電報、是爲什麼事呢、因爲小店裏昨夜失了賊、不見了兩箱緞子、二十疋洋纜、三十疋大呢、百十個標布、還有些零碎東西、現在正是出生意的時候、貨物也不夠消售、忽然遭了這宗

事真正急壞了人，所以趕緊的打電報到上海吉昌洋行去，問他這轉的貨發了沒有。呵，你們貴地，竟有這大胆子的賊，而且省城裏頭，半夜三更，硬行竊取，大約來的人，一夥子總不少，難道地方官，就不問事麼。你先生初到敝地，還不曉得，這宗人，名叫小掏摸，日裏偷人的東西，叫做白日闖，挨晚的時候，到人家偷東西去，叫做掩門子，又叫做撲燈蛾，滿街上偷東西，叫做扒弄，俗語叫做三隻手，至於黑夜裏，暗暗偷東西去的，叫做賊，用顏色塗面，明火持刀的，那叫做強盜。呵，原來有這些名子，那麼，你這件事可報了官麼。剛纔鳴知地甲，開了一個失單，聽說中飯後，縣官要來察看情形一切。像這宗案子，你們的縣官，一定要差人訪拏的嗎。那是自然的，就是難以拿得盡，你先生想，我們敝地，夜裏還有查街的，兩頭又有柵欄，尙且看不見，拿不着，何況縣官的差役們呢，沒法子，這也是我的運氣不好，該派破財，不過報了官，以後本街的地甲，汛地上卡兵，都要小心照應，是真的。是的老兄只好打

個退算盤罷、俗語說的好、財去人安樂、這是急不來的、
不錯不錯、再

談再談、請了、好。

尊姓大名、敝姓朱、賤字小卿、府上是那裏、豈敢、在下是杭州、

呵、貴處繁華的很、卽如西湖等處、皆是天下馳名的、哎、現在也不見得、還

沒請教你先生貴姓、我姓馬、貴國是英國、是美國、在下是英國、

多階到此地的、我是今年春天到的、華居在城裏麼、哎、我

現在是借寓、你先生將來還是下居於此、還是另往他方、行止尙在

未定、這麼、你們貴國人、有多少人在這裏、現在有四五个人在這裏、

我今天出城的時候、從你們貴國的醫院門首經過、那房子蓋的實在壯

麗得很、可稱洞天福地、那邊還有兩所房子、隔着樹林、遠遠的望着、也就清雅

極了、你先生現在可就住在那裏、不在那裏、我目下租借在一個僧樓上、

呵、你先生今天動身、打算到那一省去、哎、打算到九江去、同行

的有幾位、有一位朋友、一个底下人、好的很、一路上也可以談談、領教領教、你們貴國的風俗、這倒合了俗語說的一句話、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了、豈敢彼此都可以談談、而且我們初到中土、瞻仰上國的人物、吐屬風雅、禮貌謙恭、實在慙愧極了、豈敢我們中國人、一無可取、九流三教、樣樣皆能、若要製造一個出奇的物件、創造一個頂好的東西、那就束手無策了、只落得言語能幹、真聰明是一點沒有的、怎比得你們貴國人、講信好義、格物生財、在下實在佩服極了、不必說別的、你們幾位先生、越萬里重洋、冒風濤之險、到我們中國、或傳道、或行醫、到處遨遊、出言通達、若是我們中國人、到你們貴國、真正是裹足不前、茫然莫曉、憑甚麼本事、給人信服、所以我們中國人、江湖閱歷、仕宦生涯、那都可以別的事、恐怕不及貴國人、萬分之一了、閣下的話、太謙的很、我想你們中國甚大、能人也多、而且士農工商、各有恒業、不過格物這一道、與我們有點分別、並非是中國人不聰明、無力量、皆因畏

難自阻、古人說得不錯、以有用之才、置於無用之地、豈不可惜了嗎、若我們西國人、不論作甚麼事、不辭勞苦、不惜工程、所以每每做出一件東西來、總要可以見得人、豈有比你們中國人、格外聰明的道理、那是蒙你們君子們的抬愛、

好話好話、所有我們到貴地來、一切的風土人情、還要請你們指教一二、沒有的話、至於你們貴國的言語、我們是難領畧的、我們做地的音韻、連鄉談土話一切、你先生真正是精通得很、佩服佩服、不敢當、古人說、世間無難事、只怕不用心、那是中外一理的、是的、後來再行求教、彼此一樣、不要客氣、再談再談、很好很好、馬先生、先生、你還好、還不是這個樣、你還好、托福、還罷哪、久違的很、久違久違、這一向沒有看見你先生、還是在家納福、還是出門去的呢、早兩個月、我同一個朋友、到山東去了些日子、不久纔回來的、怪不得呢、我說在街上來來往往、這些日子、沒有碰見你先生、大約是出門去了、

承你的記筆。好說好說。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就是你先生在此地的時候、雖不能時常相聚、到底偶爾會見了、也還可以談談。是的、我們既在此地、以後領教日子、多的很呢。豈敢、你先生不要過謙、孔夫子說、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俗語說、一人不如二人智、所以我們初到貴省的時候、語言文字、風俗人情、俱皆不懂、就是貴處的人、亦絕無往來、等到一年半載的工夫、方能略知一二、現在既蒙不棄、得與先生們偶爾盤桓、以便親聆訓益、但是你們先生們、連我們西國人在一處、你不懂的問問我、我不懂的問問你、彼此都有益處、並非泛泛之交、所以孔夫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你先生看是不是。不錯的、這麼、我請問你先生、山東是個好地方阿、你在那裏住了多少日子。我在那裏住了沒幾天、四處可去逛逛呢。哎、山東那個地方、實在是秉禮之國、聖人之邦、名勝之區、指不勝屈、我們在那裏住的日子不多、也沒工夫去走。阿、別的小地

方不講，那個泰山，你先生總該上去玩玩去。泰山是去的，也不過走到半山腰，就下來了，山頂上，實在沒有力氣爬上去。那泰山高頭，有些甚麼景致呢？景致也多得很，昔人所謂如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而且泰山之高，甲於天下，四書上說，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想這兩句，實在是不錯的。是山東可有你們教中人在那裏傳道呢？那裏沒有，孟子書上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孔夫子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所以我們傳道的人，各處都有，不單是你們中國，就連荒山僻島，異域遐方，都可以去得，所以孔夫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可見得傳道，非人不行，若無人傳，這個道，縱然大的，很終久也不能明白。是的，你先生在山東住了些日子，後來可到別處去的呢？後來我從煙臺這條，又到了北京。阿，到北京還是同朋友去的，還是你先生一個人去的呢？我本想約朋友一同去，俗語說，同路不失伴，後來因為有事，他就先回來了，就是我到北京去，也不過觀光上國，瞻仰皇都，

原無一定、四書上說、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在北京耽擱有幾天工夫呢、在北京耽擱有十幾天的光景、那個地方該熱鬧的很、那是不消說得、車馬紛紜、商賈叢集、萬邦朝貢、不絕於途、俗語說得好、若要真富貴、除是帝王家、像此地的醫院教堂、那裏有多少處呢、比此地多、我却也記不清楚、你們貴國人、在那裏、你先生可都認得麼、怎得个个認得呢、不過我們西國人、凡傳道行醫的、總有關顧、俗語說、同氣連枝、若是從遠處來的人、談起來、有些瓜葛、格外接待的好些、孔夫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俗語說的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不問認得認不得、都可以攀談攀談、而且各處有各處的風俗、現在若能曉得一點、就是後來再到那個地方、也不至於語言失措、禮貌荒疎了、俗語說得不錯、吃不盡的苦、學不盡的乖、孔夫子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倘若到處虛心、如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那就天下可行了、

哎、你先生這番話、實在是肺腑之言、聞之令人起敬、○豈

敢，這是因爲你先生問到我，我不能不答。是光景你先生由北京來，沒有攏別處。我是由天津上船，一直就到上海，在那裏耽擱了幾天，隨即回到南京。現在你先生可蓋了醫院呢。哎，你先生不曉得，這件事實在難的很，而且我們行醫這一道，與貴國不同，既開了醫院，藥料必須富足，你們此地的藥草，由本山採取，我們是要由外洋運來，花色不齊，不能將就，那一路的使費，更是不必說了，就是諸色齊全，一絲不少，然後開門看病，勞點神，倒也不講，無奈貴處人，心懷疑懼，可以吃一兩劑藥，就要見效，若是不好，反說外國人，有名無實，一味的哄人，他不曉得你們貴處有句俗語，醫生有割股之心，巴不得馬上好了，雖不想得錢，也還留個名聲，所以孔夫子說，無實者不可以作巫醫，可見行醫的人，必須慢慢的人，只要心有把握，如聖人說的人，不知而不愠，到後來總有有良心的人，他的病是我們瞧好了，他總不能枉口白舌的，卽如漢西門的那個醫院，也是我的一個朋友，他的醫道就很好的，起先來看的

人也並不多，後來漸漸的傳開了，自督撫司道，以至平民百姓，凡有疑難的病，或請到家裏去看，或自到院裏來瞧，一傳十，十傳百，現在每天掛號者，不下一百餘人，這倒合了四書上一句話，得志行乎中國，我實在替他可喜可賀。

將來你先生看病的時候，聲名也是要大振的。不見得，這個看病的事情，非同兒戲，一劑藥可以吃好了一劑藥也可以吃壞了，俗語說，藥渡有緣人，就是我到這裏來，也有一年的工夫，並沒有替人看病，何以沒，一則是正要讀書的時候，不能分心，孔夫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論我們，並非學甚麼文章詩賦，不過因為到這裏來，不論行醫傳道，總要能說貴處的話，纔便當呢，若是不學，不單是行醫不便，就連傳道也是不能，所以我們學話，現在是頂要緊的，況且論語第一句，就說學而時習之，那個學，雖不是這個學，意思總是一樣的，二來是你們貴處人，有一庄脾氣，請人看病，三心二意，今天請這個，明天請那個，俗語說，病急亂投醫，還有一句俗語，草頭方氣

死名醫、他不曉得那行醫的人、既替你看病、總沒有不盡心的、至於這個症候、能以轉頭、不拘早遲、總可以治得好的、若是這個病、實在是沒有藥醫、當面自必推辭、你可以另請高明、這也不能怪先生、只怪你這個病得的拙、所以我看貴處的人、每每如此、就是先生、不論中西、輕易不敢替人瞧病、都是爲這個意思、必須要自心情愿、縱然有個好歹、那也與先生無涉、這是一定不能勉強的、所以孔夫子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必定要這宗人、他既然真心來瞧、我們自然用心醫治、至於生死、只好聽天由命罷了、所以當日、華陀醫關夫子的病、至今傳爲奇事、我雖不敢比華陀、若說我們行醫霸道、我竟有些不服呢、在你看是不是、是極是極、現在你先生是在來茲庵歇夏麼、那個落地在山水之間、真是涼快的很、那個地方還可以、孔夫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我們雖無仁知的工夫、究竟在那裏讀讀書、也可以得點山水之助、那麼、同住的有幾位先生呢、還有兩個人、同你先生是一國的人麼、他

們也是英國人、我不久聽見人說、你們貴國的欽差、到中國來、重新要更換和約、這件事、馬先生可曉得麼、光景有這個話、那不過是十年期滿、更立新章、沒有甚麼大事、

哎、我想你們英國、兵強國富、威振諸邦、屬國衆多、變故當前、無不踴躍從事、那也不見得、所有我們英國、爲商行道之人甚多、奪地爭城之事實少、卽遇有事的時節、鄰邦互相幫助、那也是平常和睦之由、孟子所以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而且孔夫子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見得、打仗這件事、不是輕舉妄動的、就是我們英國、幾十年來、全是以道服人、並不敢以勢凌衆、若說毫無爭鬪、那也是欺人之談、這是你們貴處的一句俗語、你待我不仁、我待你不義、就連貴國、何嘗不是這樣呢、

你先生這番話、實在是大有經濟、而且名醫稱爲國手、你先生若在貴國作個官、以醫道爲治道、一定是個治國的能臣了、

你先生不要取笑、承你先生抬愛、與我談到這些事、我不得不以實告、

哎、你先生待人行事、

真正是謙厚的很。好說就是你們貴處人，我會過的，也並不少，那談不來的，不過三言兩句，就丟開了，若是讀書明理的人，時常遇見，彼此談談開心，合式的，你問問我，我問問你，所以孔夫子說，益者三友，就是不合式的，我們也不得罪他，孔夫子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何況我們到貴處來，是俗語說的，脚躑生地，眼觀生人，稍有不到之處，就糟蹋出許多話來了。沒有的話，我看你們三位先生，時常在街上走，連三歲小孩子，都不得罪的，真令人可敬可愛。不敢當。早些日子，我看見兩位先生，好像穿的是我們這邊的衣服，那兩位先生，可是同馬先生在一處的呢。不錯，他們纔換了沒多少日子，因為後來，他們要在此地傳道理，穿着中國衣衫，覺得便當些，我想他們沒穿慣，好像拘束得很，沒有你們灑脫。那倒也不，就是舉動行為，遠望並且看不出來，不過面色太白些，還有一第，我們此地人，到天熱的時候，都是光着頭，你們因為沒有辮子，戴着帽子，好藏假些，這個樣子，所以人看見有些

詫異、除此以外、一時也分辨不出來。你這個話不錯、俗語說、裝龍要像龍、裝虎要像虎、我們現在打扮的、雖有幾分像、終久總要露出馬腳來的、所以我做了許多中國衣服、不很常穿、一則弄不慣、二則裏呢裏拉的、反不如我們外國衣服靈便。是的、比如我們到你們貴國去、穿慣了自己的衣服、忽然換了別的、連自己也覺得不便宜、必定要日子久了、俗語說、隨鄉入鄉、不但是別人不詫異、自己也忘其所以了。不錯不錯、這麼、他們兩位先生、外頭穿着夏布大褂、裏頭可有襯衣呢。裏頭還是穿着我們自己的汗衫、所以孔夫子說、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若是光穿一件大褂、在太陽底下、豈不照見肉哩。是、就連我們頂熱的天氣、裏面不穿汗衫、也必要套一個背心的。那哩、總是一個樣子、我請問你先生、你們此地、到熱天的時候、人家門口、擺一張桌子、上面盛着一缸茶、另外還有幾個碗、那是甚麼意思。那是有錢人家作好事的、名字叫施茶、是給挑腳抬碼頭的人、走渴了、可以在那裏舀碗吃、

潤潤喉嚨。怪不得哩，我看你們中國陰騭文上說，施茶湯以解人渴，點夜燈以照人行，就是這個意思阿。我想馬先生實在淵博的很，到底你們熱天，可時常吃茶呢？我們也吃茶，另外喝點清水，覺得比茶還涼蔭些，四書上說，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孔夫子說，飯疏食飲水，可見得水是個乾淨的東西，不過你們此地人，怕冷水噤住了，會生病，所以不敢吃的人多。是的，現在他們兩位先生，在此地，可開了個教堂哩。還沒有，現在他們在那邊開了個學堂。阿，館裏有多少學生呢？也不多，四書上說，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裏頭請的是本地先生嗎？請的是你們貴處的人。這些學生進館，可給束脩呢。現在蔑要他們的束脩，孔夫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是因為貧苦的人多，他們無力的人，無錢讀書，把小孩子丟在家裏，荒廢着，豈不可惜，就是他家裏的大人，也已不得兒子讀書成名，縱或不能，也可以給他識幾個字，將來作個生意買賣，這個義學，不但是我們

想開、我看貴處、早已就有許多了、而且我們朋友的意見、既出來傳道、第一要遵耶穌的道理、成全這些小孩子們、何以呢、三字經上說、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孔夫子也說過的、人之生也直、可見得世上的人、在小時候、他的心是正而無邪、若不趁早引他歸於正道、等後來本性壞了、一入迷途、那就勸也勸不醒了、俗語說、跟好學好、跟着叫化子學討、所以我們開設義學、也算是個善舉、並沒有旁的意思、阿、是的、我還要請教你先生、你們貴國、道中有多少人呢、

那多得很、四書上說、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你們中國人、沒有一個蔑讀過孔孟書的、我們西國人也沒一個蔑讀過耶穌書的、耶穌是天上的真神、孔夫子是天下的至聖、聖與神之道、雖各人相信不同、究竟孔夫子說的話、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我們所傳的道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正無邪、這麼你們所傳的道、同你們所信的教、其中可有甚意見哩、怎沒有呢、中庸上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說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雖說你們的道、與我們所傳的不同、我看比方起來、大畧的意思、總差不多、阿、到底你們這耶穌教、與天主教、可是一樣的道理哩、

我告訴你先生、天主教、與我們耶穌教、本來的道理、倒也差不多、後來因為他們、入於迷途、所以另開門戶、現在我們與他、雖然同是傳道的、談起來兩不相入、俗語說、水火不同爐、就是貴處人、躐踢我們、許多不好的話、也是因他而起、那個呢、我們倒也不怪、孔夫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不必講別的、你看我們的教堂、其中一無所有、就連逢禮拜的日子、也是望空而禱、四書上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夫子說、禱爾於上下神祇、不像他們、張掛偶像、奇形怪狀、令人可懼可疑、若論我們心中、只有一個真神、到處能敬、何必定要如此、而且孔夫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我們要時時刻刻、存個畏敬之心、好像真神望着我們做事一般、所以四書上說、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那是絲毫不敢放肆的、好阿、我說你們耶穌教、與天主教、似乎不同、若不問你馬先生、到底不曉

得內裏頭是甚麼樣子，不錯不錯，我方纔講的這些話，是因為你先生不明白，我所以澈底澄清的告訴你，孔夫子說，吾無隱乎爾，你先生是讀書人，該曉得這個意思，曉得，我想你們道雖不同，平常可在一處議論議論哩。

我們在此地絕無來往，孔夫子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又說，有教無類，不比你們貴處，儒釋道三教，望着是分門別類，其實不很相離，所以貴處的俗語說，荷花荷葉蓮蓬藕，三教原來是一家，若問我們耶穌道，傳授都是一樣的，這是毫無分別，孔夫子說，吾道一以貫之，至於信不信，那是在乎各人了，你先生在這裏，是來行醫的，將來可傳道理哩，也不限定，我所學的是行醫，若要傳道，亦無不可，所有我們從幾萬里路到你們這裏來，為的是甚麼，因為耶穌道，是天下的至理，我們既曉得，就要秉大道為公之念，到各處表明出來，至於聽我們道理的人，那是隨他的意思，信也罷，不信也罷，不要講現在，就是年深日久，在這裏沒有一個人相信，我們也斷不勉強的，孔夫子說得好，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若論我們信道的心腸、那是永無更改的、四書上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況且我們這個道、無非是勉人爲善、禁人爲惡、你們信、是你們的好處、與我們無干、我們信、是我們的好處、與你們無干、四書上說、夫道若大路然、人人該當行的、若是不行正道、壞了念頭、那就是四書上的幾句話、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我這話放肆的很、你先生不要見怪、沒有的話、你先生這番議論、也是正理、除非不懂事的人、纔見氣哩、沒別的、到底馬先生說的這個真道理、在你們書上、可有見證呢、怎得沒有憑據呢、你先生不相信、帶兩本回去看看、就明白了、雖然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要曉得我們的書、和你們中國的書、不單是見証不同、就是道理也各別、俗語說、各人說的各人是、必須要從小念慣了、方能相信哩、這個話、倒是不错的、我有一天子、往漢西門有事去、走耶穌堂門口過、裏頭是你們貴國的一位先生、正在那裏講道理、我聽見他也是說這些話、我看那個落地、聽道

理的人、倒也不少哩。 哎、那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在那裏、他那裏相信道理的人、很有些、孔夫子說、近者悅、遠者來、只要道理真實無私、所傳的引人以正、孔夫子說的話、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聽的人、一下子不能明白、可以一步一步的開導他們、如孔夫子說、誨人不倦的意思、然後你傳我、我傳你、是孟子說的、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照這樣看起來、無有不心悅誠服的了、縱然有一種人、他強辭奪理的、一定說我們的道理不好、只要日久下來、他見別的相信的人、也沒有壞處、他自然而就悔悟過來了、俗語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孔夫子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現在何必苦苦的與他們辨白呢、

你先生這個話、實在是有見識、我想你們三位先生、將來在此地、行醫的行醫、傳道的傳道、四書上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孟子說、出乎其類、拔乎其萃、這也是做處人民之幸、真正可敬可賀、 不敢當、你先生如此說法、我就不敢再談了、

你先生不要過謙、像你們貴國人、我也很遇見幾個、如馬先

生這個謙厚和平的樣子，却少得很，我這個話不是奉承你先生，實在是真的。好說好說，我們到貴處來，承你們先生的情，看得起，我們斷不敢得罪，不過禮貌不周，都要求你先生包涵一點，而且你該曉得，我們西國人脾氣最直，不會花言巧語的，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就是在街上走，每每人罵我們，心裏是想問問他，後來一想，不犯着，俗語說得好，罵的風吹過，還有一句說，皇帝背後罵昏君，何況我們呢，就任他當面罵我，俗語說，罵人猶如罵自己，何必與他換嘴呢，俗語說，讓人不吃苦，你先生看是不是，你先生這個法子，是頂好，那些低三下四的，別講是罵他，就是打他一頓子，他也不曉得羞恥的，馬先生是怎樣的身分，何苦同他們一般見識的呢，是的，像這個天氣，馬先生可怕熱呢，哎，我想此地比我們那邊熱，幸虧現在住的那個落地還暢快，天天用些甚麼飲食呢，你們的白米飯，我們却不很吃得來，至於菜蔬，那是孟子說的，魚我所欲也，別的牲口，輕易也不宰的吃，四書上說，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而且酷熱的天氣、覺得清淡些好些、

這麼、你先生吃我們此地的東西、口味可合呢、

也還可以、孟子說、口之於

味、有同嗜焉、不過有個常吃不常吃、

不錯、我倒忘記了一句話、我看那邊

堂裏、作禮拜的時候、有一個東西、擺在那裏、一個人坐在面前、高頭用兩隻手

按、底下用兩隻腳、躡、聲氣倒也好聽得很、那叫甚麼東西哩、

那個叫風琴、

你們中國、古時候、有這個樂器、雅管風琴、堯舜所製、不曉得現在可有沒有、

阿、原來是風琴、這個古樂的名字、我倒實在沒有見過、這真是頭一回、現在

你先生說、我倒可以長點見識、

好說、我想、那個聲氣、倒有點像瑟、不過瑟

哩、我却沒聽見、人鼓過、單曉得四書上說、鼓瑟希、鏗爾、因為這高頭、覺得那聲

音、好像有些像、然而必須有人對奏起來、那纔得分得清楚哩、

噯、我們這

裏、古瑟雖有、却要逢春秋二祭的時候、在夫子廟、纔擺出來哩、聽見說、並沒有

人會琴哩、彈的人現在倒也不少、光景總不很大精、

是的、就是那個風琴、

西國人也，不見得個個都會，就是學，還要幾年的工夫，而且音樂一道，可以感人，並非單聽那聲氣好就是了，故四書上說：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夫子不是愛聽那個聲氣，是孟子上說：聞其樂而知其聽的意思。你先生這些話，實在比方得好，這記心，更好的了不得了。豈敢豈敢。你先生現在

可歇夏呢。

我天天還念着書。

你先生這樣用心嗎。

不是用心，孔

夫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你先生們讀書是入骨的，我們現在讀書，如同你們這裏的小孩子一樣，歇一天不進館，第二天就訛着樣子了，俗語說：拳不離手，曲不離口，所以孔夫子那宗聰明的人，他自己還發憤忘食，我想我們讀書，現在是頂要緊的時候。這麼，你們也沒有工夫，行醫傳道哪。

我們行醫傳道兩件事，並不是急急的，要賣本事的，孔夫子說得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況且目下還沒有地方呢。你們沒事，可到朋友處去談談呢。

那是時常在一塊，古人說：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卽如學問這一層，你有疑惑

的落地、請問我、我有難懂的去處、求教你、孔夫子說、毋友不如己者、若是朋友的本事、更外比我好、就要留心學他的、孔夫子說、見賢思齊焉、至於說話行事、格外是要信實、所以四書上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斷不可有一點妬忌的心腸在裏頭、孔夫子說、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可見交友一道、不論中西國、都是一樣的道理。

不是、我現在還沒有開堂、

到底你先生這邊、可有人相信呢、我告

訴你、傳道這件事、並非容易、就是信我們道理的人、也要始終如一、不是輕易傳教的、若不分個好歹、一味的濫傳、後來反要受他的累的、當日孔夫子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俗語說得好、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雖然、四書上說、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裋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挽我哉、究竟人家講起來、你看他們講的自己、耶穌教、是怎麼樣、子好、何以相信他們的人、從前好像正經得很、現在倒有許多幹壞事的了、這

不是個話靶麼、不要說帶壞我們的聲名、連我們臉面上、也不好看、我想傳道這件事、一定要擇人而行、縱然日久下來、沒有人相信、那也不過盡到我們的心、既曉得這個道理、是頂真、總不能不說、聽不聽、只好隨人的意思了、你先生想、你們中國的孔夫子、他的道理、要算是頂大、周流七十二國、那一處不敬重他、弄到後來、還是沒有甚麼人相信、所以孔夫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們的道理、雖與孔夫子的道理不同、若論傳教的苦心、實在有振聵發聵的意思、在裏頭、你先生所說的話、真有先見之明、俗語說、是則是、非則非、只要所傳的道理、正直無私、再把四書上這些話、比出來給人聽、我看那是人人敬服、個個信從的了、豈敢、我所以把四書上話比方給人聽、因為貴處人、不論念書的、做買賣的、聽這個話、容易明白些、其實怎敢毀謗聖賢之書、以為不及我們的道理呢、那裏的話、這是你先生聰敏過人處、我還聽見人說、你們的義學裏頭、若是有能幹的小孩子、你先生另外還教他們英國字、這件事可

有的呢、這件事倒是有的、可惜你們這邊的小孩子、不肯上心、就是你們此地、早幾年也開了一個同文書館、內中請的是會我們外國話的先生、我們得閒的時候、也常到那裏去走走、現在多半還開着哩、我看那些學生們、不過粗枝大葉、曉得些、其中的訣竅、還沒有得着哩、那倒也不怪他們、孔夫子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只要他們肯用心、時時刻刻的對着他、慢慢的也就可以會了、至於我們義學裏這些小孩子、他們以爲好頑、不曉得這個話、是大有益的、就是教的時候、全不懂聆音察理、一味的油腔滑調、隨嘴混念、如孟子書上說的、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照這樣、非三年五載的工夫、不得成功、還是要用心哩、你先生看錯不錯、你們先生們這件事、真是一舉兩得、讀中國書、可以成名、讀外國書、必有大用、這些小孩子們、現在是不曉得、將來長大成人、發達上去、那一個不感你先生們的恩呢、那也不要哪、孔子說、少者懷之、雖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感、孔子就說、人潔己以進、與其進

也、不與其退也、我想這些學生、既有心來學、我們無不成全的、四書上說、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成與不成、是看他們的福氣、 我看該可以、俗語說、名師出高徒、將來要勝似同文書館呢、這也是你先生的名聲、 好說、你先生大約是設帳、現在在那裏呢、 我現在在一個親戚家處館、 有多少桃李哩、 只得七八個小孩子、 每年有多少脩金呢、 有百金的光景、 可宿館呢、 不宿館、 府上在那裏呢、 舍間在門東、 華居有多少房子呢、 哎、你先生不曉得、我們寒士人家、有甚麼好房子呢、不過窮居陋巷而已、 過謙過謙、你先生既讀書、該曉得孔夫子稱贊顏子的話、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夫子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也是講讀書人、一心好學、沒有工夫記罣着別的、 哎、你先生這樣說、我實在經當不起、 你先生下過幾回秋闈呢、 不要提起、我下過兩三回場哪、 將來定要高中、 沒有這個福氣、 你先生

不要推托、明年准要吃你喜酒的、倘有微倖、那是一定來請的、只要你先生肯賞臉、豈敢豈敢、我現在少陪、因為還要到城北、有點事去、你請哪、那一天有工夫、不棄嫌、可以到敝廝來坐坐、再來領教、放肆的很、

尊姓、先請教、敝姓馬、還度請教、豈敢、敝姓吳、面善的很、是我們好像在那裏會見過、不錯、我想是上月在那邊館裏會見過的、是的是的、上月是你先生在那邊作禮拜、我回了兩個朋友、走那裏過、順便就進去看看、是這樣會過一面的、阿、那天子我倒失照、好說好說、老兄貴業是甚麼、是讀書、阿、讀書是好得很哩、俗語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豈敢豈敢、老兄在庠麼、算微倖過了、現在補過廩沒有、沒有、工夫一定好的很、哎、這幾年在外頭糊口、那裏有工夫去用功呢、現在是荒疎的了不得了、老兄過謙、俗

語說、傘破骨子在、只要從前用過一番苦功、再加着天分好、就是歇個一年半載、沒有用功、做出東西來、總不得大離形的。你先生不要虛獎、俗語說、熟能生巧、讀書的人、要天天在書裏鑽、像我兄弟功夫還沒有到家、就要出來尋飯吃、這個樣、所以難得很。那也不見得、我看閣下器度不凡、將來一定要高發的、俗語說得好、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哎、你先生不曉得、寒士讀書與那有力之家不同、有錢的人家書是多的、又有名師益友、朝夕觀摩、每逢考起來、忙紅號的忙紅號、忙鎗替的忙鎗替、甚至主考、簾官、都打通關節、這些些暴發戶、情愿花幾個錢、想子姪們成個名、弄个老虎皮披着、人家提起來、也好聽些、俗語說、遮掩門戶、像我們這些人、是真材實料、考起來、總是聽天由命、而且一兩萬人來考、那一個不想中、這是個瞎碰風的事情、俗語說、拔出膿來好膏藥、難不成考中的人、個個都是好本事麼。這個話、是不錯的、俗語說、秀才自掙、舉人天生、我請問老兄、你們貴處的貢院裏頭、一共有多少

少號呢、現在貢院裏頭、光景有兩萬四五千號、這麼、上下江的人、來齊了、可夠坐呢、那是沒有一定、逢恩科哩、來的人少些、若是正科、三年一回、上下江的人、雖不講來齊、十股竟要來個九股哩、就任這一科人來的多、算起來、號竟不夠坐、好在裏頭有空地、也可以另外搭些蘆蓆號起來、這麼、兩萬多人、考一回、中着多少人呢、那是有額數的、總在一百四五十人的光景、另外還有二十幾個副榜、阿、這就難得很、俗語說、大海撈針、話雖如此、究竟書鄉人家、總容易些、只要本事迎人、雖不講十拿九穩、依我看、總有幾分望想的、那也是碰各人的運氣啊、有許多人、做的文章、也不爲出奇、等到發榜的時候、反高中起來、那些好筆下的人、不但是他自己望中、就是他的親戚朋友、也覺得他的文章好、實在可以掌得准、巴到放榜時候、還是名落孫山、照這樣看、豈不氣死了人麼、這也是時也、命也、運也、一點不能強求的、是的、俗語說的好、不要文章中天下、只要文章中試官、况且這件事、非同小可、

人家說，一舉成名天下知，若是有福氣的人，中舉之後，旋即連捷上去，將來的前程，那就不可限量了。哎，你先生不曉得，一回，雖說是中一百四五十人，談何容易，裏頭還有官生、旗生，他們是有額數的，官生該派中幾個，旗生該派中幾個，算起來，這就占了色去，其餘這些人，沒進場的時候，都是興興頭頭，及至榜上無名，只得捲捲行李回去，埋頭用三年的苦功，到下科再來罷了。

我還有一句話，請問閣下，那貢院裏頭，房子多得很呢，除這些號之外，還有甚麼地方。我告訴你先生，第一進大門，叫做龍門，龍門進去，兩邊皆是號，正中有個三層樓，那叫明遠樓，再往裏去，就是至公堂，過了至公堂，就是飛虹橋，人家說，文章過了飛虹橋，就有點望想了，穿過了飛虹橋，有一道重門關斷，進了重門，裏頭叫衡鑒堂，這是主考住的，另外有供給所、收卷所、彌封所、謄錄所、對讀所、監臨、提調、監試、內簾、受卷、巡綽、搜檢、啓閉等官，下等就是號軍、工匠、當差人等，均有房屋住處，不過大小不一。這麼，裏頭的房子，真有千門萬戶。

氣象森嚴、古人云、呵氣成雲、揮汗如雨、這兩句話、我想倒有些像哩、那是的哩、不但是貢院裏頭、就是貢院外頭、前後左右、趕考的人、也是堆山塞海一般、所以到科場的時候、連那邊的房子、比平常的租價、一倍要多出幾倍來、至於做買賣的、那更是百貨齊集、如入五都之市、一個樣子、照這樣說、那條街上、豈不是要熱鬧兩三個月麼、竟要熱鬧多少日子呢、你先生想、若是此地一處的人來趕考、就有限、這是蘇、松、常、鎮、江、淮、揚、徐、安、池、徽、寧、太、廬、鳳、穎、滁、和、廣、六、泗、通、海、太、十、六、府、八、直、隸、州、的人、都有、所以就顯得熱鬧了、不錯、不錯、我聽見人說、你們中國的讀書人、要望功名、必先積德、每有的有那宗人、平常在家裏盡做些壞事、自己不曉得悔改、等到進場的時候、重則喪命、輕則瘋癲、報應絲毫不爽、這件事可有的麼、哦、這是的、的確的、不但是士子們、凡在裏頭的人、自主考以至這些大小官員差役人等、不能做一點虧心的事、只要作過一件傷德的事、在那裏頭、總要出報應的、俗語說、天網恢恢、疏

而不漏，所以裏頭那個明遠樓，等衆人進了場，歸了號，然後把龍門封起來，高頭有幾個人，先拏些銀錠來一燒，燒完了銀錠，一個人手拎着一面鑼，一個人手拿一面黑旗子，先把旗子招這幾下，那個人隨即抓起鑼來，鐺鐺，一氣子敲，口裏喊叫說，有冤報冤，有仇報仇，這邊大呼小叫的，那裏頭心虛的，聽見了這個聲氣，實在是打個寒噤哩，若是心無私曲的人，他却毫不在意，現在這件事倒免了，何以呢，我想這件事，倒是一個警戒人的好榜樣哩，可見得讀書的人，要行得正，作得正，生平毫無苟且，他心裏是穩穩當當，一點懼怯都沒有，有的，俗語說，心不偷，涼颼颼，古人說得好，君子對青天而不懼，聞雷霆而不驚，若是傷天害理的人，只顧眼前歡樂，不問後來的報應，所以到了那個地步，就後悔無及了，他起初的時候，覺得我所作的事，要算是人不知，鬼不曉了，他不曉得，俗語說，暗室欺心，有鬼神，天老爺，總有個同你算帳的日子，俗語又說，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這宗人，真叫做死到臨頭尚不知，大凡這些

事、我看總是謀財害命、姦詐邪淫的多、不然、何以如此的現世現報呢、所以古時候的人、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可見陰騭這兩個字、是了不得的、在老兄看是不是、但不知明遠樓招旂的這件事、現在不用、是甚麼緣故呢、我倒要請問請問、這件事、也有個緣故、因為早三四科之前、裏頭死的人太多、後來本省督撫等、奏明皇上、覺得兵亂以來、是下場的人、難保沒有爲冤結仇的事、而且接連兩科、慘亡甚衆、這招魂報仇的事、可不舉行了、皇上見了這個奏摺、大發慈悲、就把這個事免了、不但是這個、起先還有幾隻擺江船、船上用幾十張蘆蓆、編做圓桶子、放在船上、然後盪過江去、也是燒銀錠、招旗、喊叫、有冤的來報冤阿、有仇的來報仇阿、這件事說起來、真也奇怪、如此一番弄過了、旋即開船盪過江來、這個船竟吃水不淺、好像裝了多少沉重東西在裏頭的、等到了岸邊上、這些蘆蓆圈子、不能從城門進去、要在城頭上、放繩子下來、然後一個個扯上去、據說、是有冤魂在裏頭、這件事、那早六七科就不行了、

所以這些話說起來，不要講你先生不肯信，連我還有有些不信呢。總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你先生說的這個話，是不錯的。到底在場裏死的人，可有棺材裝呢，還是等三場完畢，纔抬出來，還是隨即就開門弄出來呢。你先生不曉得，在這裏頭的人，不論遭慘病故，除監臨主考以外，那個能從龍門出來呢，總是從裏面圍牆上，繫下來，外面有人接着，等他同廝的朋友，或同鄉的朋友來認，這叫做上天秤，你想這事慘不慘。這實在可憐極了，俗語說，前人跌倒，後人把滑，無如現在的人，執迷不悟，即如我們到此地來傳道，苦口良言，也無非是勸人爲善，禁人爲惡，而且既是讀書的人，該曉得孔夫子說的話，過則勿憚改，你看那些發達的人，都是光明正大，不作一點尖酸刻薄的事情，至於曖昧不明的事，更是沒有的了。你先生說的話，實在是絲毫不錯。豈敢我說的這些話，也不是一概而論之，不要講念書的人，就是生意買賣人，其中都有個好歹，古人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還有句話請問你老兄，到

底你們中國、這個八股文章、是那一朝代興的呢、我們中國、這個開科取士的事情、是唐朝的時候、纔行的、相沿至今、現在本朝、做這個八股文章、要算是頂盛了、阿、這麼中間宋元明三朝、可是這個樣子呢、那也是這個規矩、談了這半天、我沒有請教、你先生貴國可像這個樣子考哩、我們那邊考也考、不過考的都是雜學、不作文章、就是有功名的、也不由這高頭出身、至於學問經濟、是有時候大家要比較的、若論德行、倒也是頂要緊的事、所以當日孔夫子門下、頭一件重的是德行、落末了纔講究文學哩、你老兄看可是這個意思、是極是極、這是中外一理、好阿、我看你們的書上、有幾句話、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足以遺子孫、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足以博功名、這幾句話、說來倒也在理、你老兄到底下過幾回場呢、我前後算下了兩回場、內中有一次、是因爲了憂、就攔了沒去、要不然、是白辛苦了三回哪、薦過卷子沒有、第二科出了一回房、可堂備的呢、沒有阿、這

一回抱屈得很。豈敢我那一回的文章，做的也不很大好，連薦了那一回，都是想不到的。至今提起來，我心裏還是好笑的，真真是一點兒不屈，倒是頭一回做的文章，自己看着也還得意，那曉得簾官並沒有看到底，不要講薦哪，俗語說得不錯，栽的不活，插的活，我想考較這件事，實在是沒有憑據的。你老兄真謙的很，我看你老兄品學兼優，今年一定要高中的，恭喜龍虎榜發時，我在那榜上看你老兄的名字，就是了。豈敢那裏有這個福氣呢。定規定規，現在老兄在那裏處館哩。目下在一個州縣衙門裏，就的是書啟一席，每年有多少脩金呢。一年不過二百金的光景。貴居停是實授那裏。敝東現在已補授泰州。是科甲出身麼。他倒是個兩榜。賓東大約相得的很。還罷了。老兄這一回發上去，將來一定要就大席面的了，現在料理多啗回去呢。一完了場，就要回去，那裏的公事多得很，你先生就在這裏開醫院麼。就在這裏。改一天我再過

來辭行、不敢當、你老兄貴廬在那裏、我明天好來奉候、好說好說、

領教領教、恕不送了、少陪少陪、

教訓學生

馬先生、好好、你們吃過了中飯麼、吃過了、早書背過了沒有、一齊背過了、你們總要上心念書、不要貪頑、上回我在這裏、看你們背書、都生的很、小孩子頑心重、他還不懂甚麼、你們大點子的學生、就要曉得好歹、若是以爲着進館不要學錢、念也罷、不念也罷、那就悞了你們了、總之該讀書的時候讀書、該寫字的時候寫字、就是先生教你們、也是想你們好、先生說的話是要聽、不能當作耳邊風的、我看那宗好學生、他不要先生勞神、作完了自己的工課、打開書、坐在位上、安安靜靜的看、不熟的、時刻念念、那宗不聽話的學生、時刻跑下位來、你推我一下子、我打你一下子、就連坐在位上、也是交頭接耳的談心、一刻哭、一刻笑、全不記望着念書、等到先生叫起來、各人

嘴裏哼兩句、過一刻、他還是頑皮賣舊靴、除非是先生的板子不離手、那纔中用呢、依我看、娃娃們不問大小、生來好、總是好的、俗語說、從小看大、三歲知老、你們總要聽我的話、既在這個館裏來念書、就不能學那些沒家教的小孩子了、第一件、早起進館來、各人坐在各人的位上念書、把書念熟了、就等先生來背、背書的時候、是從大的起、先生叫那個、那個就上去背、然後一個個挨着走、不要擠上來亂搶、一則先生聽得清楚、二則你們背書、心也不亂了、第二件、各人背完了書、站在旁邊、聽先生的吩咐、然後各歸坐位、彬彬大雅、豈不好麼、

你還好、

還好、

你先生還好、

托福、還罷哪、

你這一向、是在

家裏納福、

豈敢、賦閒而已、

你現在可看申報、知道外邊有甚麼奇聞

嗎、早兩天我還看申報、裏頭並沒有甚麼新聞、只有一個朋友在湖北、早四五天來信、說目下武昌府地方、出蛟、江水大漲、城垣沖倒四丈有餘、傷害居民不計其數、俗語說、水火無情、又說、火燒一條線、水淹一大片、這是頂大的災

難、聞之令人酸鼻。呵、湖北有這樣的奇事嗎、那麼、他信上寫的、還是龍蛟、蛇蛟、螞蟻蛟、蜈蚣蛟呢。他信上並沒有寫出名字來、單說蛟水的勢子、現在來得很利害、不曉得後來怎麼樣呢、這是一庄事、離荊州二百里路、光景、那個地方、會匪作亂、糾聚兩三千人、攻破一縣、餘外還有被圍的地方、現在當地官、到省請兵、進剿醜類、大約王師到日、彼烏合之衆、自必望風而逃、不過佔據城池、屠戮百姓、實爲可慘。是的、現在白蓮教、哥老會、以及別的教、匪類甚多、四方雜處、地方官稍有疎虞、卽時起手、這真是俗語說的、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細想起來、這件事倒是可懼可怕的、但不知這件事情可的確嗎。那却不曉得、我所說的這些話、不過是據我朋友來信、如此云云、是真是假、除非親眼看見、纔能算呢、總之這樣大事、不得全是謠言、如果然有的、過些日子、在官報申報上、總要見的、人家說的好、一個雷聲天下響、路上行人人口似風、連芝蔴大的事情、都有人曉得、何況這宗大事呢。你聽見城外出了一件案子麼、

蔑聽見、你光景曉得、我也聽得不清楚、說是出南門外、往南鄉去、有一個地方、叫做陶吳鎮、早幾天、地甲進城來稟、昨天早起、見有一個女屍、睡在水溝裏、隨即揭開石板、慢慢把屍身移出、擱在街邊上、以便遠近之人來認、那曉得擺了一天、全無屍主、只得進城稟知老爺、下去相驗、這裏老爺到鄉下的時候、趕緊搭起棚來、把屍首安放停當、幸而屍身尚未朽爛、等老爺開場、先將屍脊朝天、然後從頭看起、並無傷迹、直至腰際、則有青紫之色、一大塊、據作子說、係被木棍所傷、再看腿腳以下、則毫無傷痕、於是翻過身來、在正面一看、自耳目以至口鼻、形體俱全、微覺浮腫、因爲在水溝裏泡了一夜的緣故、其餘肚腹等處、皆沒損傷、再看下面、則污血淋漓、潑水細視、實是尖刀所傷、兩旁之人、都掩目不敢正視、作子據實稟明老爺、老爺當面問過甲長、但不知此屍身住在何方、怎並無一個親人來找、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相驗後、旋即進城回衙、第二日、就出了賞格、張掛四門、紙上寫明、訪察拿獲的人、賞洋五十

元、聞風報信的人、賞洋三十元、那曉得這件事、摸不着頭腦、雖有差役在外、從那裏緝拿、幸而沒有屍親、無人催促、只好慢慢的稽查了、到底這件案子、是爲什麼事呢、那却不曉得、因爲這件事、希奇得很、所以纔告訴你、你日後自然總要曉得的呵、今天天氣熱的很、哎熱的很、這大毒日頭、你們在這裏鋤地、不怕受了暑氣麼、怎不怕熱呢、我們灣着腰、在這裏鋤地、脊背心、晒的像冒火一般、無奈我們種地的人、尋的是辛苦錢、俗語說、汗乾錢了、不要講我們在這大毒太陽底下晒着、就是我們鄉邨人家的婦女、還要拖兒帶女、出來做活哩、大的哭、小的喊、幸虧我們這些人家的小孩子、粗皮粗肉、一天到晚、在外頭跑、倒還不怕晒、你這個小孩子幾歲了、精着腳、在這熱地上跑、留神燙了腳底心、他們還可以、到了夏天、只肯穿一條褲子、光着頭、赤着膊、渾身晒的烏黑、就是外頭受些暑、也不過回去廁兩回肚、也就無事了、是的小孩子們、實在是要結實些、纔沒有甚麼多毛病呢、不

錯，這個熱天，你先生們，怎不在家裏乘涼，何必出來受這個熱呢。我們想到莫愁湖逛逛去，你們若有讀過書的人，就曉得這兩句詩：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這是伏天的樂境了。你們先生們是福人，住的是高樓大屋，暑氣全無，就是偶爾出來，只要有傘遮着太陽，衣服又輕便，光景不很大熱。那也不見得，俗語說，冷不同冷，熱却同熱，不過無事的人，在家裏揀個風口的地方，坐着看看書，不要記望着這裏，記望着那裏，俗語說，心定自然涼，就是你們做活的人，到做完了活的時候，回家去，洗個澡，然後妻兒老小，煨壺茶，在樹陰底下坐坐，乘一會涼，高興起來，唱個山歌，這也算是鄉村的樂事了。你先生現在不要拿我們開心，我們倒苦的了不得了。好雨阿，好雨，俗語說，好雨知時節。哎，今年的雨，好雖好，只是水大了些。你可曉得，這些日子下了有多少雨。據我看，下的竟有十幾犁雨，光景還不止。稻子是發旺的很。稻子倒還罷了，別處也有淹掉的，不過山田不很大怕。

圩田是破的不少了、這場雨真是不小、阿、人家說得好、秧田水足、農心樂、下多了、你們又嫌他多、下少了、你們又嫌他少、不是這個話、靠下雨能有多少水哩、不過怕的是山水潮水衝下來、那就吃不住了、是的、我聽見你們這裏有一句話、一天一個暴、照這樣看、豈不是天天要下雨麼、暴雨不要緊、再下大些、隨卽就淌去了、那是站不住的、怪不得我聽見此地人常說、春天不問路、夏天等雨住、還有一句俗話、暴雨分樓脊、這件事可有的嗎、有的、夏天的時候、雲頭雨多、可以城北下雨、城南還出着太陽呢、是的、我想這個酷熱的天氣、到晚上洒幾點雨、人心裏也覺得涼蔭些、那個怎得呢、

金生、甚麼事、饅頭做起来麼、做起來了、沒有烘焦了嗎、怎得烘焦了呢、那兩隻雞子宰了麼、宰了、這雞子是紅燒、還是白煨呢、你拿個捧盤、把雞盛着、然後擱在竈洞裏炕、炕的時候、時刻要開開

竈門看、不要大意、炕焦了、上回炕的那兩隻雞、把皮都炕踢了、這回再不要弄壞了、曉得、那個魚、洗乾淨了麼、洗乾淨了、不要把苦膽碰破、那就不能吃了、怎得呢、這個魚、你要煎透了、纔沒有腥味、煎透了、牛肉弄好了麼、弄好了、牛肉要刮的細細的、先用油炸一滾、然後攔下作料去、纔噴香哩、豆子這些東西、這麼弄呢、那些水菜、可以煮、不要費事炒哪、阿、現在你上樓來、把桌子擺好了、碗盞擦乾淨了、一個個的拏上來、不要碰破了、不得、這個桌子可抹過哩、抹過了、把擺布鋪好了、鋪好了、把那幾個瓶罐拿出來、擺在那裏了、這個盤子、你可以撒下去、啊、這些東西、一齊還到那個原窩裏去、不要弄亂了、打水來、我要洗臉、快把床鋪鋪好了、衣服疊在旁邊、四處都要弄乾淨了、那些箱子上、廚上的灰塵、拿攢帚把他攢乾淨、瓶裏舀些水上來、地板上先掃、後洗、不要弄髒了、現

在你可以上街買東西去。洋錢現在換甚麼價錢。這個雞、多少錢一斤、魚可是纔起水的。牛肉要買嫩的、不精不肥的更好。炭還有麼、你們用的太費。那個雨水缸、要蓋好了、現在雨水吃力。衣服洗完麼、這回要洗乾淨些、等晒乾了、拿熨斗熨好了、就送上來、我們要換。你這幾回弄的菜、真不好、一點不合口味、總要不鹹不淡、弄的調和些纔好、曉得。這些事、你都要照着行、不能纔好了一刻的工夫、又照你的法子行了。達寶、拿開水來、這是滾水、是停湯水。適纔還翻漿冒滾的哩。把茶葉瓶拿來、這個茶葉多少錢一兩、是紅湯、是清湯、快些沖起一壺茶來、拿幾個茶杯來、倒兩杯茶、在這裏、把茶壺拿下去、對開水、然後攔在茶几上、留著我們自己倒。擺好了。現在你去鋪床、把那幾件衣服疊好了、攔在枕頭旁邊、不要把被拖在地下弄髒了。桌上的東西、拾掇好了、該收的收起來、該放在外頭的、還放在外頭、不要橫三倒四、丟東忘西的。洗臉水可以

拏下去倒，然後再舀些乾淨冷水在裏頭，那個臉盆是磁的，不要粗手笨腳的碰壞了。這幾扇玻璃窗，糊塗的很，你打些水來，先洗，然後用布擦，自然就亮起來，那個玻璃，碰的很，只能輕輕的擦，若是用勁一磕，那就粉渣爛碎了，燈也要拿下去擦，你看燈罩上，煙倒熏黑完了，我們天天吃飯，弄的總是不調和，鹹的鹹，淡的淡，十天倒有九天不合口，鞋子拿下去麼，那兩隻鞋子上的泥跡巴，要刷乾淨了，煙油子也要擦得勻淨些，你洗衣服肥皂用的太費，下回要仔細些，我的吃飯用的，那些刀子叉子，在底下，切記不要失落了，若是查起數來，少了一把兩把，我那是要賠的，就是動用的傢伙，也要愛惜，不可東摔西擲的，廚房裏，也要弄得清清楚楚的，你得閒你就打掃，他得閒他就打掃，不要你推我，我推你，偷懶慣了，就幫一千个人家，也不行的，上街買東西，都要秉心，買一個錢，說一個錢，要揀便宜的，不要上人的當，俗語說，貨買三家不吃虧，買東西，要快些回來，不可在街上望呆，耽擱

了工夫、在街上走、籃子裏的零碎東西、全要留神、被扒兒手扒去、我是不問的、你替我叫个牲口來、要快、不要慢、這裏有封信、你替我送去、要个回

信回來、那裏有件東西、你帶扁担繩子去、把他挑回來、路上要仔細、不要撞壞了、那個饅頭、你們也要學着做、俗語說、看人挑担不吃力、我既拿錢用你、

你就要照我的樣子行、若隔些日子、還是不會做、那真正是個廢物了、就是別的菜、天天在旁邊看着弄、到後來學會了、也可以做個帮手、替替事、不要自己不肯認錯、俗語說、先進山門爲長老、你總要聽人的調度、不可自以爲是、

老板、你這個雞、賣多少錢一斤、這個雞子要一百三十文一斤、貴的

很、不貴阿、你要看東西、這個雞子、又肥又嫩、這是老雞、是雛雞

呢、這盡是雛雞、那老雞、現在也沒人要了、雞子還可以、我給你一百

大錢一斤、若是肯賣、一回生、二回熟、後來就是主顧了、不得來、這訛着多

呢、你總不能一口價、要一個、是一個、不是這說、上下些還可以、我們

是關著本錢走的、你先生若誠心買、總要添一點、我想給你的不少、你見我們是西國人、和我們山高水遠的、你若是肯賣、我再添你十個錢一斤、把這筆交易做妥了、若再不肯賣、我的錢、你的貨、我們算沒有談、你先生請回來、走路的還要轉轉灣、你先生還添多少罷、我是一個也沒有添、來、來、折本賣給你、秤要稱准了、我是回去要覆的、你先生放心、只管回去稱去、我們不作那短命的事、先生、先生、你請坐、我們歇了幾天沒見了、光景是在府上納福、我天天在城南城北的轉、到底可談妥兩處房子麼、我想你們在此地租房住、合式的最少、所以瞧了這些日子的房子、總是高不成、低不就、可以這處房子、今天說好了、明天討回頭去、那裏就有人打住壩了、這個我也曉得、總要費你的心、找不着就罷了、若是找着了、新房子頂好、不要那古老房子、狼狽不堪的樣子、而且裏頭、四面要透氣、要高燥、單門獨戶、沒有穿插往來、是的、我曉得你們的意思、

我昨天在城南看妥了一所房子，我想約你瞧瞧去，看合式不合式，是怎麼樣的房子，

這個房子是朝東，一進門面三大間，裏頭是兩個門房，過了一個大天井，第二進是大廳，裏頭窗戶隔扇，亮油爭光，廳背後，又是一個天井，進去，第三進是樓，上下六間，第四進兩邊皆有廂樓，連那樓上下，好像是八間。

那個樓可高大，可暢亮。

那叫做跑馬樓，是前後闖得通的。

樓板

可結實麼，人站在高頭抖不抖。

那個樓板堅固得很。

魚在水裏做甚麼樣子。

魚在水裏啊，大的呢，揚鬚鼓鬣，逐浪衝波，小的呢，

在藻依蒲，唼花銜尾，孟子說，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可見得魚在水中，游行最樂，古人說，得魚忘筌，又說，寄興濠梁，孟子書上又說，魚我所欲也，若說在池沼之中，看他活潑潑的，實在有些生趣，腮嘴翕張，吹沫而上，水面生花，搖尾埋頭，倒栽而下，鑽泥散處。

鳥在樹上做甚麼樣子。

鳥在樹上阿，呼群引類，古人有句詩，好鳥枝頭亦

朋友又說、鳥囀歌來、可見得呼朋調舌、哺子營巢、有時展翅高飛、翩翩相逐、所以古人聽鶯聲、則謂之如簧、聽鳳聲、則謂之如簫、聽鶯聲、則謂之如笙、聽蟬聲、則謂之如琴、此皆像形繪聲、取化生之物、而觀其舉動、純是天機、聽其聲音、俱成天籟、而且銜花拂柳、入閣穿簾、妙趣多著哩。

久違久違、彼此彼此、前月我聽見人講、你先生有東海之行、現在大

約歸來不久、是我纔回來五六天、在那邊盤桓了幾個月哩、我

在那裏、也只耽擱了兩個月、那邊的風景何如哩、那邊的風景、倒也

頗佳、惜乎鄙陋些、及不到大邦的人物、那也不見得、當日孔夫子在的時

候、他因道不行、有欲居九夷之想、並且又說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可見得地

不限人、縱連風氣不同、性情各別、如俗語說的話、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然而孔

夫子也還說過、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若是中人之資、我看只要有幾個正人君

子、在那裏迎機啟悟、隨時開導他們、安見得他們那邊的人、就不能移風易俗、

與中原並駕齊驅嗎？是，你先生這番話，倒也見得透，俗語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卽如我們那邊，當日英美兩國算起來，真是上了比子不加籌，四書上說，魯衛之政，兄弟也，現在哩，美國竟駸駸乎有後來居上之勢，雖說是天助神威，究竟是人心向善的道理，所以孔夫子說，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至於孟子書上講，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據此而論，更可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人和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其次，若天無水旱之災，地有山川之險，那都不可長恃，何以見得呢，不要比別處就像我們那邊，現在要算是一半佔天時，一半佔地利，然而我們那邊，並不恃此，真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個個都講究以和爲貴，因爲和則不爭，不爭則上下相安，故四書上講，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然，若單靠天時地利，不講人和，我看國再大些，光景都不得長久，何況東洋那一隅之地哩？是極，這麼像東洋那邊，現在的來派，較之貴國，相去幾何哩？他們那邊的來派，現在倒也與敝國大同小異，不過在英

美兩處住慣的人，乍到他們那裏望着，就像是俗語說的一句話，觀於海者難爲水，其實他們那裏的人，心裏所希望的，是詩經上的兩句話，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並且這幾年，特意到我們那邊，聘請名師高手，在他們那裏開設英學堂，以及各樣機器的局子，凡有力之家，都送子弟們進來學習，現在雖不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然而依我看，是俗語說的兩句話，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要他們天分好，再加着肯朝夕揣摩，如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將來自有個久鍊成鋼的日子。是他們那邊的人，資質本來就不鈍，現在又同貴處人在一起，陶鎔陶鎔，自然習久則化，但不知他們那邊，治國的道理，可也像貴國，以耶穌爲主哩。他們那邊的人，起前也是蓋廟宇，塑金身，天天香花供養，後來讓我們道中人，在那裏暗度金鍼，漸漸提醒他們，現在大半歸於耶穌教下，然而也還有信有不信，那哩，我們也回不了這許多，是俗語說的話，願者上鉤，不願者罷休，還有一第俗語說，不來不怪，來了就要受戒，人既歸於耶穌

門下、就處處要照規矩行事、不能像從前、那宗放浪形骸的樣子、那自然哪、無如這些事、我看竟不容易、卽如我們這邊、莫說學你們的道理、受不來那個拘束、就是學習貴國的英文、也大半是有初鮮終、俗語說、畫虎不成反類犬、將來真要貽笑大方、那也無怪其然阿、像你們貴處人平常念慣了自己的書、一下子要想改口、學我們那邊的話、就如同我們那邊的人、學你們貴處的話、是一樣的難處、然而從小學、也還可以、俗語說、人到中年萬事休、若是中年的人、忽然想棄此就彼、從頭來學、那自然就來不及、左傳上講、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至於我們的道理哩、人若能悉心體會、受業於耶穌之門、那並不在乎年紀之大小、俗語說、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而且還有一第、孔夫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據此而論、可見得道原有益於人、真是無地不可以傳道、無人不可以行道、不過不能以假亂真、所以孔夫子說、惡似是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果其真心向道、曉得俗語說、孽海茫茫、回頭是岸、那宗人真是雖死猶

生、何況信這道的不要出死入生麼、要曉得話雖如此、凡要緊的關頭、人每每還是會大意的、孔夫子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俗語說、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所以我們現在、第一要勸人謹守此心、孔夫子說、操則存、舍則亡、其次、就要自己立定脚步、切莫悞入岐途、不然、那就如孔夫子說的幾句話、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這宗人、就任他有一知半解、只怕弄到後來、還是子貢講的話、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在你先生看是不是、是極是極、我有句話、要請問、你先生却不要見怪、像你先生初到我們這邊來、我們這邊的人、都以爲你們同天主教是一流人物、後來大家評心而論、覺得他們的道理、講的雖然是天花亂墜、究竟言語總有些支離、現在如你先生說、再看看你們所著的約翰路加諸書、其中竟像大有分別、然而他們的意見、以爲天下無二教、別的教、都是節外生枝、並且時常指鹿爲馬、說你們耶穌教、怎長怎短、這件事、我倒不解、

歧論起理來、是俗語說的兩句話、各人自掃門前雪、休

管他人瓦上霜、然而你先生現在既問到我、我就不能不把這件事、聊表告訴你幾句、俗語說、送飯送與飢人、說話說與知人、不要講別的、俗語說、一龍生九種、種種各別、比如一家之中、一個娘胎胞裏生下來的弟兄、可以這個相信這一教、那個相信那一教、這些事、是各從其志、無能相強、而且還有一第、雖然俗語說、千朶桃花一樹生、要曉得生雖生在一樹、其中開花結實、也有得成正果的、也有不成正果的、只此而論、可見得古人說的好、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我告訴你先生、所有我們這個耶穌教、當日、起根發脉、與他們天主教、本是同條共理、後來因爲他們自作聰明、漸漸流於邪說、不務正文、並且把古今的典籍、祖代的奇書、一起私藏起來、惟恐教中人留心翻閱、看出他們的瑕疵、啟其奸、發其覆、又誰知天不從人願、偏偏內中有一個教友、好像鬼使神差、這一天於無意之中、忽然得着了幾本書、就細細觀看一遍、不覺恍然大悟、曉得自開闢以來、其間功歸實際、以耶穌爲最尊、真是萬物皆有了時、惟耶穌的道、絕無了時、

因此上、他就存了個棄暗投明的念頭、登時從天主教會裏出來、他的意思、是俗語說的話、跳出三江外、不在五行中、故爾後來、他獨自一個人、在外頭、就憑着三寸不爛之舌、把耶穌的真傳、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告訴那些望道而未之見的人、在那個當口、人心還不齊、以爲他雖如此說、究竟是俗語說的話、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那曉得天心厭亂、久則思治、而且俗語說、皇天不負苦心人、所以日復一日、那些相信道理的人、未曾入天主教的哩、是一個個膽雲就日、奔走偕來、甚至於如四書說的話、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焉、餘外、還有些已經入了天主教的哩、聽他這番議論、也漸漸識破機關、後來竟有多少人、決計出天主之門、進耶穌之門、那個時候、真像俗語說的兩句話、鯨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再不回、據此而論、天下就該沒有相信天主教了、那也不然、俗語說、三千與我好、八百與他交、而且若問他們教中的道理、也並非不真、不過他們有多少落地、每每乖僻、去實際而講浮文、俗語說、假撇清、至於我們的道

哩、是俗語說的一句話、真金不怕火來燒、就是相傳至今、依然處處以聖經爲主、一點虛文都沒有、所以他們同我們、如冰炭之不相能者、爲此、然而我們現在、也不能揭他們的短、他們哩、也拿不着我們的錯、俗語說、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等將來葉落歸根之時、邪正自必昭然若揭、是這就像我們這邊釋教道教一樣、可以同是釋教道教的人、其中却有個闡教截教之別、以我愚見、看你們貴教中、當日、若沒有那個人、出來撥亂反正、只怕直到如今、你們兩下、還是魚龍混雜、不知誰是誰非哩、是俗語說、萬事天作主、這件事、也非偶然、要曉得道理顯晦、亦自有時、莫說從前、卽如我們現在、到你們中國來、傳這個耶穌道理、你們貴處人、大半都不識貨、俗語說、有眼不識金相玉、拿着黃金當廢銅、然而我們哩、也並不急於自售、是子貢問孔夫子的話、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夫子說、沽子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這幾句話、我看倒暗合我們的意思、至於李代桃僵、以耶穌教爲個名、在外頭大言不慚、

銜玉求售、那宗人、我們不但把他麼、諸門外、還要照孔夫子責冉求的話、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至今、我們耶穌教下、不要講無邪教混入其中、就是門以內的人、稍有傷風敗俗、口是心非、以及無涵養之功的、我們都不叫他出來傳道、俗語說、未能正己、焉能正人、而且還有一樁難處、凡我們教中所出來傳道理的人、第一要有涵養、何以呢、因為耶穌在日、他要算是個頂天立地的人、然而他也還常時爲人所不容、他哩、是俗語說的一句話、大人不計小人過、所以他在各處傳道、人就再曹踢他些、他都能涵養、難道我們現在出來傳道、雖然一下子、到不了他那個位分、又何妨步亦步而趨亦趨哩、再者俗語說的好人抬人高、水抬船高、就像我們平常、每逢在貴處講道理的時候、所有懂點情理的人、他是坐在旁邊、洗耳恭聽、不多言、不多語、曉得易經上說的好、括囊无咎无譽、君子不多言、言多必失、惟有那宗不懂情理、假充斯文一脈的人、是每每自恃嘴能舌辯、也聽不出個子午卯酉來、只一味的同我們辯駁、

甚至口出不遜之言、無禮於我們、我們哩、也並不同他計較、是禮記上說的幾句話、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況且再加着孔夫子說的話、鳥獸不可與同群、所以像那宗蠻而無禮的人、我們雖不明拿他當禽獸、究竟是俗語說的一句話、對着牯牛彈琴、又何必哩、

是極是極、然而俗語說、遇文王而施禮樂、遇桀紂而動干戈、像那宗人、他雖然盤不倒你、你究竟也不能讓他、不然、他就要時常來同你饒舌、俗語說、打得一個去、免得百個來、以後你先生、若是遇着這宗人、依我看、也不必與他析疑辨難、只要着力着實的責備他一回、俗語說、黔驢之技止此、他也就可以俯首歸降、曉得望塵莫及了、

那也何必哩、俗語說、不是知音不與彈、即如你先生、我們兩下方纔一談、就曉得你先生、是個圓通的人、若也是個膠柱鼓瑟的人、我又何必同你先生談這些衷曲哩、

好說好說、這也是蒙你先生抬愛、纔把這些道理、原原本本、一起告訴我、俗語說、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

句多，所有我們這邊的人，大半是木已成舟，惑於佛教生滅之說，因此上聽你先生們所講的道理，他們不單是摸不着你們的深淺，甚至於還捏造黑白，反唇相譏，在你先生們哩，固然是高抬貴手，不同他們一般見識，是俗語說的兩句話，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走你的獨木橋，然而據我看，這宗人，究竟可惡的很。

哎，俗語說，明知山有虎，故作採樵人，像我們現在到你們貴處來，傳這個耶穌道理，也明知貴處的人，多半爲釋教所惑，心眼一下子不得開，而且還有一第，不要講我們一下子難以勸醒他們，就是當日，你們中國，如韓文公之作關佛論，蘇東坡之作無鬼論，也要算痛下針砭，無如當時的那些人，都還是執迷不悟，所有我們現在哩，也原本曉得你們中國人，墮入塵障，並非一天，不是不肯相信，甚至於還虎視眈眈，容不下我們，其實我們的意思哩，既有這個真道理，就不能不盡到我們的心，到此來開導你們一番，至於聽不聽，那是在乎你們各人了，再者，如你先生所說的天主教，以及你們貴處釋教中的人，往

往造言生事、同我們作對、那哩、更是桀犬吠堯、各爲其主、我們也不怪他、
哎、像你先生們這一番傳道的苦心、真是了不得、但不知除我們這裏之外、如
河南、陝甘、以及北道高頭、你們會中、可有人到那裏去傳道哩、我告訴你
先生、凡我們傳道的人、到處都可以去得、若河南、陝甘那邊哩、去的人却稍微
少些、是我看那邊的人、大約格外的蠻野、像你先生如此溫文爾雅、若到
那邊去傳道、只怕要大費一番周折、雖然你們的道理、至大無處不可以感人、
究竟生開山的落地、我想總要難些、你先生這個話、却也不錯、然而俗語
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吃龍肉、親自下海、我們既要傳這個濟人之道、又何
能畏難而不前哩、而且書經上講、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我們只要體上天好生
之德、到處盡心傳道、救民於水火之中、再處處自己能以修德行仁、彼蒼自必
默助、所以孔夫子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我們哩、雖不敢媲美於孔夫
子、究竟凡我們遵奉耶穌道理的人、莫說在你們中國十八省地方、光天化日

之下、無處不可以行道、就是在我們本國、連穴居野處的落地、我們都有人把生死置之度外、到他們那裏去、代天宣化一番、縱然他們那個落地的人、一個個都是吃熊心豹膽、不服王化、俗語說、天高皇帝遠、然而我們既到那裏、都要想出個、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法子來、制伏他、何況在你們中國、如河南陝甘等處、乃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的落地哩、再者、我看那邊的人、秉性甚直、倒同我們的脾氣差不多、不過却有一第、像我們既發這個願心、出來傳耶穌的道理、真是不論言語行事、要時時以忠信爲主、敬而無失、那纔無處不可以行、不然、那就是孔夫子說的幾句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我這個話、在你先生看是不是、是極是極、我還有句話要請問、像你先生到我們敝處來了這幾年、到底我們這裏的人、可有些歸於耶穌教下、得着你先生的真傳哩、咳、我告訴你先生、這件事第一要決疑、人若是不能決疑、那是因疑而格外生疑、

甚至於如俗語說的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宗人、莫說同我們的道理、格格不入、就是偶然同我們談談、也都不得投機、然而我們的意思哩、是俗語說的好、人來投人、鳥來投林、人既是虛懷若谷、來問到我們、我們總不能叫他問道於盲、自必把這個道理的捷訣、預先告訴他們、縱連他們有甚麼言語不到之處、我們也不同他們頂鍼貫串、何以呢、一來是我們既出來傳道、就要學耶穌當日教人、如孔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的道理一樣、二來是俗語說的好、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知過必改、現在已還不遲、所以孔夫子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據此而論、可見得四書上說的是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總之道理這兩個字、人萬不可輕易忽過、卽如你們貴處、現在歸於我們耶穌門下的人、也並不少、然其間得着真傳的、却尙在可有可無之間、怎樣可有可無哩、試看孔夫子書上說、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故爾我們現在、總要有深信無疑、不違背我們教中規矩的、我們纔能收他、阿、

這麼像現在比如有個人、實在相信耶穌的道理、你們自必收他在門下、但不知你們這個進教的規矩、還是見人登時發個願心、改惡從善、你們就收他、還是要等個三年兩載的工夫、試透他的心、纔收他哩。那也不一定、俗語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個話、雖是激勵人爲善的意思、究竟有悟心的、並不在乎十年五載、只要一旦豁然貫通、就可以迎刃而解、不過却有一層、俗語說、冤死狐悲、物傷其類、所以我們現在、但凡歸於耶穌教下的人、我們都要勸他安分守己、不可在外頭招風惹火、以致民教不和、若不然、日蹈非禮之嫌、將來自取其禍、那宗人、雖然與我們根本無傷、到底總要生出多少枝葉來、被外教人談論、

噯、你先生這番見解也不錯、俗語說、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儘管在你們教中的、一個個都是始終如一、永不變心、然而卻不可不慮。是阿、孔夫子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就像我在貴國來了這幾年、你們貴處的人、是願來而受業於門者、我們先總是對他這樣講、俗語說、各人洗臉各人光、我們

來傳你們這個道理、在我們、不過是作個領首、其實全靠你們自己愛好、自己曉得愛好、然後就當推以及人、卽如你們現在得我們的傳授、若深明其中的大意、你們就不能秘而勿宣、就應當回去、轉勸你們的家庭的骨肉、鄉黨的親朋、使他們同歸於善、孟子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然而卻有一層、不可不慮、就任你們現在曉得這個道理的好處、回去轉勸他們、他們哩、見你們說得如此鑿鑿可據、當面自必隨聲附和、背地裏、卻難保不留心試驗、看你們行爲舉動何如、那個時候、你們若果然真心向道哩、自然不怕他們試、若是口不應心、一下子讓他們看出甚麼瑕隙來、不要講你們、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連我們、都跳在黃河洗不清哩、而且還有一第、俗語說、瓜田李下、各避嫌疑、縱連人相信得深、也並不限定天天跟着我們學、頂好、是回去靜守家園、樂天知命、一則洗清自己的身子、二來也省得人家疑猜、認是在我們這裏頭、有甚麼於中取利之事、我這些話在你先生看錯不錯、

是極是極、我還有件事、要請

教、我常聽見人說、進你們的教、必先受洗、這個受洗的規矩、也有人灑幾點水、在頭上就是了、也有人要把全身放在水裏浸幾下纔算的、究竟這件事、還是個具文、還是實實在在大有分別哩、我告訴你先生、我們這個洗禮、就是古聖王澡身浴德的意思、與你們這邊的和尙、雍髮受戒、頭上燒香疤不同、古人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且人生來、本是清白之軀、同山上的泉水一樣、然而古人說、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那宗出山的泉水、就如同人在世上、爲嗜欲所迷、往往沉淪其中、溺而不返、甚至於明知故昧、甘心隨波逐流、跟着壞人在混水裏赴、因此上、我們教中當日先有個人出來、想激濁揚清、救人脫離苦海、洗脚上岸、於是就立下這個規矩、一直相傳至今、我們都是遵這個儀注、替人施洗、所以現在、每逢有那宗曉得洗心滌慮、回頭向善、投到我們門下的人、我們悉照從前的洗禮、或是把他帶到河邊上、或塘邊上、給他沉浸片時、一洗從前之惡迹、雖然孔夫子說、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究竟比方起

來這件事並不外乎情理，比如人失脚踏水，一下子讓人救上來，得獲重生之慶，就如人陷身於大劫之內，頭一下子，讓人救出來，不遭橫死之災，是一個樣子。至於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無非是勉勵人改過自新，滌其舊染之污，以復其本然之善。不過俗人尚多未解，以爲水只能洗人之身，焉能洗人之心，殊不知人的心，本來是表裏通明，清如止水，故以水洗人，猶之以水治水。再者，古人說：淡泊盟心，有如此水。據此而論，可見得心清則身亦清，不限定滌脉、瀉腸，纔能算洗，而且還有一策，凡進我們耶穌教受洗的人，第一要講究廉恥，能曉得廉恥的哩，就任他從前劣迹再多些，現在立志悔改，我看都改得掉，所可慮的，是不曉得廉恥的人，可以生平盡作些下流的事，如俗語說：屬石灰口袋的，到處一個迹，那宗人，趁早改也還可以，若不趁早悔改，一旦作了甚麼沒臉面的事，讓人家看出來，豈不是俗語說的兩句話：任君掬盡西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所以我們教中立這個受洗之禮，也爲的是開人自新之路。

然其中、却有個大同小異之分、有甚麼分別哩、像你先生方纔所說、有人洒幾點水在人頭上、就算給人領洗、那是孟子書上說的話、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何以哩、即如人身上、不要講百體都有過犯、就是五官四肢、大點意、就會放浪形骸之外、算起來、處處皆容易招愆、招愆就有了罪孽、這豈像你們貴處人、敬拜觀音大士、求他淨瓶中、那幾點楊枝水、灑在人身上、就如同甘露沁心、百病消除哩、況且人身上五官四肢、皆以心爲主、心不善、則處處都助紂爲虐、若不洗除淨盡、那是俗語說的話、一波未平、一波又興、故而我們現在傳人這個洗禮、是要叫人把全身浸在水裏、蕩滌一番、雖然洗不着他的心、究竟洗身如洗心、他心不肯改邪歸正、也不能立身於我們門下、既來歸於我們門下、我們就要替他如此施洗、叫他觸目驚心、如當日巢由洗耳一樣、從此以後、算把世俗之事、一起付之東流、但講究盡人合天之道、所以我們這個洗禮的大意、是從前屈大夫的話、忍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至於我們同道中有

人以水沐髮，那也無非是替人洗罪的道理，不過各人用意不同，其實統而言之日受洗，皆不得謂之具文。阿，原來如此，照這樣看起來，只不過還人本來清白之體的意思，但不知人受洗之後，將來竟或仍作出甚麼不端的事，可別有贖罪之條哩。噯，人生在世，一誤豈能再誤，雖然孔夫子說，滔滔者天下皆是，能有幾個人，湟而不緇，究竟是在我們教中受過洗的人，我看都要斂迹一點，就任有那宗人，偷鷄貓兒性不改，那是俗語說的一句話，各人作贖，各人掃地，我們也只好聽他。你先生這個話是不錯，俗語說，不知者不坐罪，人既自知罪重，纔來受洗，受洗之後，又復仍蹈前轍，睜着眼睛跳井，這宗樣，真是罪上加罪，我看，倒不如蔑受過洗的人，還乾淨些。你先生這個話，一點不錯，所以早兩個月之前，有幾個人，從古城到這裏來，一心相信我們的道理，要求我們給他施洗，我們也是拿這個對他講，後來有一個人，是在我手裏受了洗去，那個人，我覺得他倒還誠篤，然而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俗語說，安能子

面如吾面、未必他心似我心、也不曉得他將來到底怎樣阿、阿、古城那邊、現在也還有人相信你們這個道理、不遠數百里、來求你先生替他受洗、可見得你們這個道理、實在行得廣、卻不知他們那邊的人、還是因爲你先生們、從前到那裏去傳過道理、纔有人相信、還是他們特意來求賢訪道、因爲領過你先生幾回教、纔如此相信哩、我們教中、早幾年、就有一支人、到那裏去過、在那裏開設教堂、傳他們這個耶穌道理、不過那個時候、算纔開那條路、相信的人還不多、後來我們這支會裏頭、也有幾個朋友、時常到他們那裏去、從新開導他們一番、所以他們那裏的人、現在深悉這個道理的竟不少、大有個一倡百和、不約而同之勢、這哩、也是天使其然、因爲我們的道理、當興、並不是單靠人力的能處、故爾我們現在、常思由漸而入、慢慢的轉移風氣、自古城、以至滁州、鳳陽一帶、將來都要派人去、到那邊去盡心盡力的傳一番道、哎、我看鳳陽那邊的人、說蠻、也還可以、惟獨泗滁兩州、那個落地、是上了俗語的、窮

山惡水、潑棍刁民、你先生們、將來若到那邊去傳道、只怕要大費一番苦心、雖然你們的道理至大、如四書上說的話、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究竟像那宗窮鄉僻壤的落地的人、一下子、總同他談不通、俗語說、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在你先生看是不是、那也不見得、俗語說、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早三個月以前、我們這裏、已經有兩個朋友到滁州鳳陽那邊、去過一盪、他們回來講、那邊的人、雖然沒有甚麼禮貌、賢愚不等、良莠不齊、究竟樸實、只要用善言開導他們、他們也還吃得過味來、曉得自己說話冒失、以此而論、可見得天下無不可感之人、莫說他們那裏、就是你們貴處、要算個出人物的落地、然而據我看起來、也還有人、時常輕嘴輕舌、暗底下罵我們、說我們多少壞處、我們哩、是俗語說的話、見怪不怪、其怪自滅、人再糟蹋我們些、我們都由他的升斗量、他在青石上、總釘不下釘去、而且還有一第、你們貴處、不能盡是些不講情理的人、自然也有些講情理的、有些講情理的、他就曉得我們、到你們貴處來、傳這

個道理、是俗語說的一句話、井水不犯河水、你們信你們的教、我們信我們的教、左傳上講、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人又何必同我們釘釘入木、我們又何必同人家吹毛求疵哩、縱或不然、有多少人、先來盤問我們這個道理、及至盤問不過、然後又拿些不相干的話來問我們、在他們、是特意賣弄聰明、想問得我們無言可答、不知他們那些人肚裏所懷的鬼胎、我們早已曉得、是俗語說的兩句話、井邊擔水、河邊賣、夫子門前賣孝經、不過我們一下子、却不肯戳破他們、要給他們、將來自然而然的感悟、何以呢、因為黜邪崇正、非一朝一夕之功、不要講你們中國、現在的人、大半爲異端所惑、就連我們那邊、當日先也都是敬拜偶像、邪說盛興、然而在那個時候、算是俗語說的兩句話、山中無大樹、茅草也爲尊、後來自從有了這個耶穌道理出來、我們那邊的那些邪教、就眼看著勢如瓦解、一起壓敗下去、真應了古人說的話、雪趁風威、白占田園能幾日、所以直到如今、我們那邊的人、大半以耶穌爲尊者爲此、至於你們中國目下的

人哩、是俗語說的話、不上高山、不顯平地、就是畧微有些曉得的人哩、也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這要等將來一場大夢驚回、那纔肯死心塌地、來歸於我們耶穌教下哩、現在縱連我們把牙齒講出血來、人還是疑信參半、然而言歸正傳、目前在你們這個城圈裏頭、曉得我們這個道理、非異端可比的人也不少、不過從你們這裏上去、如滁州鳳陽、那一帶的落地、深明這個道理的、却還寥寥、因此上、我們現在正在躊躇之際、開年總想派幾個人、到那邊去、開設教堂、大大的感化他們一番、俗語說、人非草木、孰是無情、就任他們那邊的人、實在是蠻而無禮、甚至於不容我們入境、在俗語說、是強龍不壓地頭蛇、究竟那邊也還有官府、總不見得就容他們如此放肆嗎、況且我們這個道理、是孔夫子說的話、無行不與、一來不限於地、二來不懼於人、詩經上說、畏天之威、子時保之、何必拘拘的、要照幼學上講的話、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哩、所以我們現在、離鄉背井、受盡風霜、出來傳這個道理、並非是靠江湖吃飯

的人、如俗語說、江湖走老、膽子走小、我們是只知以耶穌爲主、真正視天下猶如父母之邦、有何不可去之處哩、不過却有一第、像我們到各處去講這個道理、人相信不相信、這件事、却不可預定、古人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凡事皆有個遲早、卽如我們、先在你們貴處講這個道理、你們貴處人、望着是純善的、很可以再聽我們講些、你們都不大相信、及至到了別處、望望那個地方的人、甚至於蠻野的了不得、可以略略開導他們幾句、他們竟能深信無疑、這是甚麼緣故哩、因爲傳道這件事、是要守分安命、順時聽天、并不在乎甚麼落地、所以孔夫子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況我們方纔所談的滁州鳳陽、那兩處、乃離江南大都會不遠、定見得就得不着一點山川的秀氣、在那裏盡出些蠻人、將來竟無一個、能領畧我們的道理的嗎、我這個話、在你先生看怎樣、 哎、你先生這番話、實在是胸有成竹、發而爲見道之言、照這樣看、可見得你們傳道之心甚篤了、既有這宗傳道之心、上蒼自必默佑、將來竟無不可到的地方、俗

語說、海闊隨魚躍、天空任鳥飛、而且人家講、在家不打人、出外無人打、人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我看你先生們、待人又如此和平、不論甚麼事、都同人直直落落、一點嫌隙都沒有、這宗樣、真是走遍天下、從不會招人的怨、何況兩國往來、久有和約、莫說你們現在到我們這邊來、是行醫傳道、利世濟人、就是偶爾來游覽名山大川、到處也例無禁止、不過有多少愚人看見你們、每疑心生暗鬼、若稍微有點見識、在外頭閱歷過一番的人、他就曉得、你們到我們這邊來、倒是個興旺的氣象、不要講別處、就像上海那個落地、當日若沒有你們幾國的人、在那裏興起這個勢來、只怕直到如今、那個地方、也是冰清鬼冷、同此地的局面差不多、我告訴你先生、彼此通商往來貿易、那都是個小事、算起來、不過爲蠅頭微利而已、惟獨我們這個道理、你們貴處人、若能把那個想發洋財的心、移到這個道理高頭來、朝夕營求、從中感悟、我看不數年、你們中國地方、也就可以化民成俗、同敝處一樣、第一、是官不差、民不擾、其

次安分守己、如古人說的話、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所以我們現在、急急的想勸你們者、也爲的是目覩你們這些疲憊的情形、皆由於不知真道、不知真道、就化行不開、怎樣化行不開哩、先從你們的官府說起、像你們這邊的官府、動稱民之父母、其不知自古來、君民一體、何論乎官、無如你們現在的官府、雖然曉得這個道理、却還是時常拏出作父母的勢子來、待百姓一味的嚴加約束、百姓當面自必怕他、然一背了臉、却難保不仍然爲非做歹去、所以孔夫子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惟有恩威並濟、以德禮感發其天良、再時時教養他們、如冉求問孔夫子的話、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此而論、可見得爲民上者、若能以教養爲先、這然後化行通國、上下相忘、真是四書上說的一句話、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若不然、但講一味的嚴加約束、弄到後來、甚至於急則生變、生變則盜賊四起、民不聊生、這宗樣、那個地方怎得興旺、而且還有一第壞處、俗語說、清官難逃猾吏

手、就任官府仁慈、也難保書吏不舞弊、可以遇有詞訟、他先要把他的腰包弄足了、然後纔給你見官、俗語說、神仙老虎狗、這宗樣人、他就蔑想到人家講的好、公門之內好修行、所以我們那邊、是一洗從前的惡習、莫說衙役書辦、不敢公然舞弊、就是官府、也大半是時時刻刻、把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十六個字、擺在心高頭、至於百姓哩、那格外是各安生業、各問天良、無事哩、則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有事哩、則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亦不外古來寓兵於農之法、然而這件事、在我們那邊、雖說是節用愛人、本有其道、其實多半是從耶穌道理裏頭化出來、是我常聽見人講、你們那邊的官府、是選舉者多、用銀錢夤緣者少、而且待百姓、只要稍微有點不直、百姓都可以攻他、甚至於連根拔菜、把功名丟掉、回家去、仍作一品大百姓、不像我們這邊的官府、是俗語說的話、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就任再有些過犯、也不過輕則降級、重則革職留任、並且升降皆由上司、百姓還攻不動他、俗語說、

官官相護、那個敢在太歲頭上去動土哩、 是的、嗟、你們中國、所以不能振興者、皆因民氣不伸、若能行我們這個耶穌道理、則上下相安無事、真是官無怨聲、載道、民不散之四方、無如你們這邊的官府、現在方恨我們不盡、一個個都墨者黑也、拿着個朝廷的懶漢、百姓的魔頭、當作活菩薩、就是你們也都是上行下效、一點不差、其不知你們現在、是俗語說的話、爛泥裏搖樁、越搖越深、將來要陷到何日爲了、所有我們哩、是俗語說的好、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既有這個真道理、在這裏、後來總不愁沒有人相信、不過目下哩、却是俗語說的兩句話、一枝不動、百枝不搖、這要等你們中國、有了一處人自知感悟、就處處可以望風歸化、到那個地步、真是孟子說的幾句話、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這宗樣、豈不就振興起來、像我們那邊有道之國一樣、所以四書上講、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在你先生看錯不錯、 是、這麼、據你先生所說、像你們貴國那

邊、現在如此的興旺、皆因有這個耶穌道理、到底你們書上、可曾明講出甚麼治國治民的良法哩、我告訴你先生、我們書上、雖未明講出甚麼輔國治民之道、究竟細按起來、却有個維持風化、有關人心世道的道理、在裏頭、不過我們現在過來、是先要勸人廣種心田、培植根本、俗語說的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人若是心田底下、常存這個耶穌道理、將來就自然而然的化開、這個道理一化開了、真是拏他治家也可、拿他治國也無不可、噯、你先生這個話、是却是的、一下子總難以作得到、那自然哪、不要講別的人、就是孔夫子在的時候、他的道理、在你們中國、要算無有加乎其上的、然而當日、他自己也還說過幾句話、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何況我們哩、所以我們現在、也原曉得你們中國人心散亂、一下子收不回頭、左傳上講、譬之滋蔓、蔓難圖也、要曉得話雖如此、究竟古人說的好、人窮則返本、鳥倦則知還、終久總有個出迷途而歸正道的日子、何以見得哩、即如早年、我們那邊同你們中國兩

下相隔、那階子、真如秦人之視越一樣、後來自從立了和約、彼此通起商來、就漸漸的兩無猜忌、再加着由來這幾年、又有我們這一支傳道的人、慢慢的暗度金鍼、到你們中國各處來、盡心勸教、雖然目下你們這邊的人、還是少所見多所怪、究竟我們的本心、是姜太公說的話、甯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苦口良言、有我們的甜言蜜語、沒我們的、所以直到如今、你們這邊的人、至於聽得進我們的話、聽不進我們的話、我們都不問、那是在乎你們大眾、不過我們却不能不盡到我們的心、來指引你們這一條門路、何以哩、因為我們這個道理、就如同人家的大門一樣、孔子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以此而論、可見得這個道理、是開門見山、頭一件要緊的事、人若是由此道而入、將來日久下來、一人由之、自必人人由之、誠所謂道一風同、同歸正路、然而一下子、我們也不能操券、這要等人心自然悅服、那纔可以有感斯通哩。是極是極、我看我們這邊的人、只要時常同你先生們在一處、陶鎔陶鎔、將來就可以心領神

會、無奈我們這邊的人疑心病太多、前怕狼、後怕虎、莫說聽你們的道理、一下子不敢信從、就像請你先生看病、他們也都是亂生些疑心、其不知你們貴國的醫道、實在是深得青囊的妙法、不像我們這邊的大夫、講的是神乎其神、其實毫無本事、每逢替人家看病、都是故作驚人之筆、好像非他的藥不爲功、其實是俗語說的一句話、誇口郎中無好藥、所有你先生們哩、我兄弟却久已佩服、不單是看你們在此地替人家瞧病、分文藥金不受、有古人疾病相扶持之意、就是每每看你們於未替人瞧病之先、總要宣講一番耶穌道理、開化人的心胸、這件事、就深得治病之良法、何以哩、俗語說、心病須將心藥醫、比如人的心、偶然爲七情六慾所迷、就易於生病、雖然人家講、外感易治、內患難除、究竟有這宗心病的人、只要他正氣還幾傷盡、再加着時常來聽你們講講這個道、一日三、三日兩、入於耳而有得於心、也就可以漸漸的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到那個地步、是易經上說的話、勿藥有喜、而且還有一個比方、醫家用藥、要如用

兵，所以古人用兵，有兩句要訣，是說攻城爲下，攻心爲上，以此而論，可見得心腹之患一平，其餘疥癬之疾，皆不足慮，這是講攻人的心病，縱或不然，藥力還有攻不到的落地，至若一豎偶爾爲災，以及寒暑失調，畧抱小恙，那宗症候，我看在你們手裏，是格外易於奏功，何況你們另有這一宗用意，先要以良言治人之心，然後纔以良藥治人之身，並且兩件事暗合起來，皆是從教道化爲醫道，照這樣一看，你們的教道，人就當奉爲萬金良藥，若醫道擅長，那更外是意中的事了。

豈敢豈敢，然而你先生這番話，真可謂先得我心，所以我們現在到你們中國來，第一是以傳道爲要，若論看病這件事，我們不過時以施濟爲心，却非你們中國，單靠醫道吃飯的可比，你們中國，靠醫道吃飯的人，有兩句俗語，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這個意思，就與我們大不相同，我們的意思哩，是不擔承重則已，既擔這個承重，替人瞧病，不問人多人少，都要替人細心斟酌，俗語說，百病取百人，若是摸不着人家的病源，比如拿本症當作表邪，拿

濕痰當作肝熱，一味的混投藥劑，那豈不是誤盡蒼生，而且還有一層，就任有一宗時醫，實在紅運當頂，可以在別人手裏瞧不好的病，一到他手裏，就連吃錯了藥，都可得好，我看這件事，也不過是一時微倖，究竟總不可視以為常，所以人家講，醫生招牌底下都有鬼，這句話，雖說是個罵人的話，然而細想起來，醫道這兩個字，真不易言，若不在裏頭三折肱，怎能在外頭亂出手哩。 曖

你先生這番話，真配稱藥石之言，但不知你先生此番回來，打算多啣子開藥局哩，而且我今天過來，一來是問候問候，二來是因為有個親眷，有點小毛病，我的意思，想舉薦他到你先生這裏來看， 好說好說這件事，我兄弟可以效勞，却有一第，俗語說，薦賢不薦醫，比如你先生自己有甚麼貴恙，特意到我這裏來，瞧得好哩，你心裏自然開味，就時瞧不好哩，你心裏也蔑得抱怨，惟有舉薦別人來瞧，這件事是頂難，何以呢，像你先生方纔講，你們令親有點貴恙，你的意思，想舉薦他到我這裏來瞧，在你哩，固然是個好意，不知你們貴處

人、每每有一宗壞脾氣、是俗語說的、無事不登三寶殿、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脚、病不危急、總萬不肯到我們這裏來瞧、及至到我們這裏來瞧的、我看不是重症、就是老病、而且不來則已、一來、就恨不得馬上見功、這宗人、他就不曉得四書上講、有七年之病、則必求三年之艾、以此而論、可見得幾年的毛病、豈是一兩劑藥、就可見效的哩、所以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縱有良藥、也還要吃到那個地步、纔得藥力增而病勢減、若見藥卽怕、甚至惑於不藥中醫之說、那個病怎得好哩、況且書經上講、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照這樣一想、可知藥本是个解和的東西、若無他打動病根、則其勢糾纏不開、人身上自無安甯之日、故爾有了他下肚、人心裏雖然要難過片刻、究竟總與臟腑無傷、不過在乎醫生之善用、不要講別的、就像我們現在所用的藥、望着是點滴藥水、其實皆是五行百物之精華、熬煉而成、所謂多用之則傷人、少用之亦無濟、其餘如湯頭歌、藥性賦、那也與你們中國醫家所學畧同、不可稱名不一、至於動用

的器具、一切、那却與你們這邊訛別些、然而這些事、也並不在乎、依我看、所難考較者、是個醫道、卽如我們在貴處設局、已有兩年、承你們貴處的人垂青、常有到我們這裏來瞧病、我們也無不盡心醫治、一則、我們本是來濟世的、巴不得看一個、好一個、縱有看不好的、那哩、也是古人說的兩句話、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二來、是俗語說、是病是苦、而且窮人得病、格外是如同附骨之疽、比不得有錢的人、可以各處聘請名醫、盡心調治、所以我們現在設這個醫局、算起來、是專爲窮人起見、然而偶爾也還有幾個官場中人、以及商賈之類、有甚麼毛病、到我們這裏來瞧、我們也都是如法泡製、盡心盡力的醫治、這本是公諸同好之心、不過却有一層、我們雖不取人分文藥敬、究竟凡有力之家、見自己毛病好了、若肯發點善心、捐幾個錢出來、添助院中之費、我們也無不收的、何以哩、一來是在這宗人身上、出幾文錢、不過如拔牛一毛、然內骨子裏頭、窮人就可以大得其濟、二來是我們初到你們貴處、開設這個醫局、雖說我

們會中、本有捐款、究竟是俗語說的兩句話、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將來雖不敢講、拿那筆款項、可以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就在你們貴處城裏頭、拿他添助藥本、以便醫治本處的貧民、算起來、也是你們一件大功德、至於我們哩、在這裏、不過替天行道、稍効微勞、人能慨然相助哩、是他人暗中的陰騭、人若是善財難捨哩、那也是在他人各問天良、我們皆不得過問、而且說個總結上文的、話、是凡到我們這裏來看病的人、第一總要去掉疑病、若不然、可以今天看過、明天就不來、甚至於拿回藥去、又不敢吃、這宗人、說白白的糟掉我們的藥、還是個小事、依我看、他自己算拿自己開心、俗語說、養病害、這又何苦哩、而且還有一第、就像你先生剛纔說、你們令親有點貴恙、我所以不問他是甚麼毛病者、皆因隔壁告狀的事、總不得清爽的、這是要你們令親、心裏釋然無疑、自己到我這裏來、我們纔好看病勢之輕重、斟酌用藥、雖然投門不投門、我們却不能包、究竟是由你先生舉薦來的、我們總不能錯投了藥、給他抱怨你、不過看

病這件事，都是個慢症，要想一箭成功，我看雖和緩復生，他也不敢說這個一手遮天的話，何況我們哩。不錯不錯，所有我們這個舍親，他是久聞你先生的名，並且時常聽見人講，你先生的醫道，實在細的很，因此上，他想改一天，自己過來奉求，好說好說，這麼像你先生這個落地，現在每天，有多少人來看症候哩。這也沒有定數，大畧算起來，新舊的症候，每天來看，不過四五十人。這麼，你先生一個人也忙不來，裏頭總要用幾個人發發藥，那纔打發得開哩，俗語說，一人難充二役，比如你先生要替人看病，又要記望着配藥，而且每日如此，就再抖擻些精神，一個人總來不及阿。那倒也沒有甚麼來不及，俗語說，風水不便，客人背絳，一則，我這裏現在是規模草創，局面還沒有大開，二則，看病的人，目下也還寥寥，而且就是稍微多來幾個，算算瞧，也只要有一個人，在旁邊遞遞拿拿，作個帮手，就可以能夠，其餘如配藥發藥，這些事，那還是要我自己動手，何以哩，俗語說，隔行如隔山，人沒有讀過我們的

醫書，就不能辨識我們的藥名，既不識藥名，就不能給他發藥，況且我們所用多係藥水，可以望着同是治病之物，然其中，却有與這個病相宜，與那個病不相宜的，這是不能混用，故爾我現在藥局裏頭，只用了一個人，有事哩，就叫他替替手脚，無事哩，就稍微指點指點他，如甚病可以用甚藥，甚藥可以治甚病，雖然如此，究竟一下子，還不敢把這些事一起委之於他，何以哩，因為這些事，在我們手裏，是熟盤熟碟，一換了生手，我們就要拾着一番心，而且還有一策，即如我們學這個醫道，已有十年，症候也算看的不少，然而內骨子裏頭，也還要時常溫習，惟恐日久下來，眼生就會生手，所以學琴的人，常有兩句道，三日不彈，則手生荆棘，這個話，雖說是個小而言之話，歸實以彼喻此，是俗語說得好，隔行不隔理，在你先生看錯不錯，那是的，孔夫子講，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我看像你先生，將來若肯把這些醫道，傳授我們這邊幾個人，也算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無奈你先生，現在却無暇及此，一則，天天早起，要替人瞧

病、二來、下半年、你先生又要親自出去講道理、所謂躬親其勞、只知濟世、不圖名世、若我們這邊的人、就吃不來這個辛苦、雖然、也有施藥的醫局、以及敬送善書、在學宮門口、講解孝經等人、究竟他們的心、都有些假公濟私、沽名釣譽、再不然、就半途而廢、有始無終、若像你先生們、行醫而兼傳道、並且如此的、不辭勞苦、我看我們這邊、現在頗難其人、 哎、古人說、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以此而論、可見得人生在世、第一、不可畏難偷安、若不問大小事、都想躲懶、那倒合了人家兩句笑話、是病皆有救、懶病無藥醫、所以我們現在、莫說是出來傳道、要當盡心力而爲之、就是行醫、雖說不取人家分文、究竟不來作這個濟世的事情則已、既來作這個濟世的事、就要一直到底、不能弄得不腥不臭的、而且還有一第、縱連我們再吃些辛苦、可以不惜資本、買多少貴重的藥品來醫治你們一切疑難的雜症、論理哩、你們應當曉得一點好歹、誰知弄到臨了、都討不着你們一聲好、這件事、在別人看哩、以爲我們花裏不顯紅、然而我的意

思、却不像你們中國醫生、有錢請他、就一呼而至、貧病送診、就意懶心灰、故爾我們現在、凡來賙病的人、不論貧富、皆無所謂厚於彼而薄於此、只講盡心竭力、完我們分內所當作的事、就是了、至於傳道、那格外是四書上說的話、道並行而不相悖、雖非一朝一夕、可以挽回人心、究竟我們總不能因難而止、真是四書上說的話、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縱然英雄無用武之地、然而我們、只要有一分力、總要盡一分力的、何況將來、自有個大道興而羣邪息的日子哩、

是極是極、所以我說你們不辭勞苦者、皆因看你們這兩件事、都有個殷殷然救世之心、但不知你們會中、既派你們這些教友出來、行醫的行醫、傳道的傳道、你們總不能從自己家裏、帶些錢出來用、自必在公欸內開支、究竟你們會中、這些外來的捐項、還是有人出來到各處去寫、還是有甚麼善男信女、以及大戶人家、自己慨然樂助、來上這宗大功德哩、

噯、這是在乎各人、俗語說、魚有魚的路、蝦有蝦的路、我們也是因親及親、因友及友、若靠沿門托鉢、

那還成個事麼、而且還有一第、卽如我們現在出來行醫傳道、在你們貴處人看着、以爲我們不過是俗語說的兩句話、千里求官只爲嘴、萬里求官只爲財、其不知我們的意思、是不出來濟世則已、既出來濟世、就早已把名利二字看淡了、孔夫子說的好、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不然、我們在我們本國、也何嘗不可資緣个一官半職、否則就拿幾個本錢、出來做个生意買賣、也還可以成个小康之家、又何必披星戴月、冒風濤之險、到你們中國來、傳這個耶穌道理哩、至於我們公會中各項捐款、那是外來的、也有、自己在會裏頭、情願把萬貫家財、入於公衆的、也有、雖然如此、究竟這些事、總非人不行、所以我們會中、先要大家公同商議、舉幾個人出來、照料會中內外一切的事務、這然後大家還要秉公辦理、纔得井井有條、若不然、真吃卵糧、以及侵吞漁利、那還成个甚麼教會哩、是極是極、這麼、像你先生們在此地、所有每月的薪水、以及各色用度、租地建屋等等、這些款項、光景都在公會裏出嚟、那自然哪、俗

語說、巧媳婦難煮無米飯、然而我們的意思、是俗語說的兩句話、受人之託、必終人之事、我們既領這件事出來、就要把這件事辦得停停當當、纔不辜負朋友之心、至於在此地、凡棲身之所、餬口之資、雖皆取之於公會、究竟我們也不能有一點權紅架綠在裏頭、何以哩、一來、是我們此番出來傳道、本是爲救人而設、並非爲肥己而來、二來、是我們既立身於耶穌門下、就處處要約法三章、倘若有絲毫假公濟私之心、將來莫說爲同教所不容、當亦人神所共憤、所以孔夫子講、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在你先生看錯不錯、那是的、人家講公事公辦、這也本當如此、若我們這邊、所有崇仁、崇善、普濟、等堂、在初創的時候、也何嘗不是一個善舉、無如弄到後來、都是些虎頭蛇尾、其中不是經手的存私、就是辦事的不力、再不然、就藉口於善門難開、功德不足、所謂有虛名而無實惠、要照你先生方纔所說的、如此法良意美、只怕比起我們此地的各善堂來、那真是天訛地隔了、

豈敢豈敢、

這麼、我還有句話、要請問、像你們這

個會裏頭、聽說一年之內、進教者不下千萬人、到底凡在教會者、其中可有個尊卑之別、長幼之分哩、那麽沒有俗語說、先進山門爲長老、稱爲長老者、皆因衆人尊敬他、假若自己擅作威福、挾長凌人、那宗樣、莫說施之於外人不、可就施之於同會者也不能、况且還有一層、俗語說、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晾、所以我們會中、現在所推爲尊長者、不是道高德重、就是禮記上所說的、或以事舉、或以言揚、雖然如此、究竟是俗語說的好、牡丹雖好、也還要綠葉扶持、故爾我們會中、如督率教友、以及整頓教規等事、那都是會首一人主裁、至於凡出來傳道者、遇有甚麼遠差、移調等情、也還要大家公同商酌、一來免得物議、不以短駁屈長材、二來是俗語說的好、魚幫水、水幫魚、大家纔可以相助有成、不致爲鄰會所竊笑、所以我們這個會中、算起來、除掌教之外、如我們這一班、真是不論甚麼人、都無分乎大小、俗語說、英雄不怕出身低、何況我們同爲耶穌之徒哩、再者還有一第、四書上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若一

定拘於資格、那就算絕其自新之路、何以能大開傳教之門、一年來、千萬人進教哩。是極是極、然而像你們這一會、現在到我們做處來的人、我看竟也不少、究竟這裏頭、可有個甚麼額數哩。這有甚麼額數哩、俗語說、船多不礙槳、一來是各行各道、二來是中原地土至大、非多來教友、這個道理也傳不開、不過却有一層、要視會中之經費、足與不足、那只能先派幾個人過來、在這裏苦度春秋、一俟將來教會大開、籌出款項、這然後大家同心協力、在此地冠冕堂皇、興一個耶穌聖會、至於目下、凡來傳道者、其間人數之多寡、那都不在乎、何以呢、因為傳道者、要能傳斯道之精微、使賢愚皆肅然動聽、假若是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甚至於、反倒過來讓人家問住、那宗樣、就連人再多些、有甚麼用處哩、所以孔夫子講、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我這個話、在你先生看錯不錯。是的、然而我看你們在此地的這幾位先生、要算是老成持重、練達世務的人了、而且說話行事、一切、格外是板板六十四、俗語說、

講到那裏、作到那裏、若我們這邊的人、算起來、只落得一張寡嘴、其實蔑一個有長性、作出件把讓人賞鑒的事情來、所以我時常想、我們這邊的人、要像你先生們、從幾萬里外、單身到我們這邊來、不過兩三年、就能以打出江山、在此地開醫院、設教堂、並且又大興土木、起造華居、這些事、在你先生們手裏、固然是不以爲奇、假若輪到我們這邊人身上、在外頭、竟能作出這一番驚天動地的事來、自己也不曉得要怎樣翹大拇指哩。豈敢豈敢、我看你們這邊的人、現在在我們那邊、爲商爲客、白手成家的、也還不少、而且各樹旗幟、竟有的在那裏另創出一番大局面來、雖然如此、究竟是俗語說的好、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卽如我們在你們貴處、目下雖說有一枝可棲、到底流居與土著不等、再者人家講、離家十里路、各是一鄉風、所以我們初到你們這邊來的時候、別的事都不擺在心上、所憂的、是兩眼漆黑、後來多蒙你們貴處人關照、凡事指點指點我們、我們纔算摸着一點龍口、現在哩、又承你們貴處各大員抬愛、

容我們在此地租地蓋屋、一切皆另眼相看、這些事、若說是看我們一番傳道的苦心、相感而成、或者還可、若一定說是我們獨力的能處、我等竟萬不敢當、

好說好說、所有我方纔講、我們這邊的人、有多少事、萬作不到你們那個地步的、皆因看你們平常的舉止動靜、真有個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本領、何以見得哩、不要講別的、但看你們從前初來的時候、在此地、何嘗不爲愚俗人所糟蹋、然而在那個時候、不知者、以爲你們是孤掌難鳴、其知者、就曉得你們的意思、是孟子說的幾句話、不與惡人言、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及至目下、你們是行醫的哩、施藥以濟人、傳道的哩、設館以勸學、所謂堂哉皇哉、化行中外、揚眉吐氣、豈知你們也還是如此不卑不亢、謙厚和平、並且有多少落地、真正是愛人如己、視民如傷、所以我說我們這邊的人、萬不及你們者、爲此、那裏的話哩、俗語說、人將禮義爲先、樹將花果爲緣、莫說我們在此地、看你們貴處人、是稍微有點意思的、也還同我們談得來、就是有些無知的愚民、偶爾有甚

麼言三語四、我們也都是聽之、俗語說、心無私曲、霹靂同居、孟子云、人知之亦
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而且還有一層、俗語說、甯教天下人負我、不教我負天下
人、卽如昨鎮江這一場事、你們中國人、就算大對不起我們、何以哩、一來是兩
國通商、係遵欽定的條約、不料你們這邊的人、現在頓違成議、自開釁隙之端、
這宗樣、我看不但是藐視我們那邊的官長、亦且藐視你們貴國的皇上、二來
是這場事、其起根發脉、本是法國租界的巡捕、毆傷你們這邊的賭棍、實與我
們英美兩處的官民無涉、何以你們這邊的人、也不問个青紅皂白、竟遷怒到
我們做國領事身上、並且株連無辜、燒燬我們幾處傳道的教堂、以及商家的
房屋、這豈不是俗語說的話、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况且還有一庄寒心的落
地、你們中國當日紅巾擾亂、圍困東南、那嚙子、若不是你們這邊的李中堂、遣
人到我們那邊、借得一支兵來、背城一戰、先不先蘇州就收復不回來、及至而
今哩、你們中國的人民、不單是不念前情、反倒過來以怨報德、屢次欺負我們、

這宗行爲，真是古人說的幾句話，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雖然如此，究竟我們敵國的皇上，以及王大臣等，却還是存個睦鄰講信之心，並不肯遽然反戈相向，然而却有一層俗語說，奴才犯法，罪歸於主，比如我們在此地，一下子打傷了你們這邊的人，燒燬了你們這邊的房子，這件事雖不見得是我們的官府主使，究竟我們的官府，也難逃疎忽之愆，所以這兩天，我們敵國的領事，特意進省來，稟見你們這裏曾大人，看曾大人意下怎樣，一來凡事自有公論，二來，我們那邊，也不能自己關着門起國號，俗語說，針得過，線得過，只得要大局下得去，彼此也就可以無甚麼嫌隙了，不過你們這邊的官府，總未免要擔個保護不周之差錯，

噯，我看這件事，也難辦的很，俗語說，老虎還有打盹之時，若官府待百姓，那裏防得了這許多哩，而且我聽見人講，昨鎮江鬧事，這一起人，盡是些烏合之衆，亡命之徒，如哥老會，以及安慶道友，這一班，若當地的百姓，在日月脚下，他們怎敢如此胡行哩，再者還有一層俗語說，迅雷不

及掩耳、偏偏鬧事那一天、鎮江府同着丹徒縣、俱皆過江去、到省裏、替蘇州撫臺拜年、所以這些會匪、就趁着你們那邊的巡捕、打傷那人的當口、一窩風鬧將起來、然而在那個時候、聽說他們、也還是開弓不敢放箭、後來因為來的人、越聚越多、大家反弄成騎虎之勢、不得下背、所以就放起火來、要曉得他們這一鬧、鬧過之後、一個個是如鳥獸散、可憐那些附近的居民、現在也不知道、要帶累多少人出來、遭這個不白之冤哩、至於當地那些官府、目下是格外背着個千斤重擔在、身上、何以呢、一來是這些會匪、現在一起遠走高飛、無從捉獲、二來是我們這邊先失和約、將來何以取信於人、所以這件事、不單是我們這邊的官府、焦急之至、就連我們聽着、也覺得這些人、未免太無法無天了、

哎、你先生、雖然如此說、究竟你們這邊的人、我看大半總是這宗心、俗語說、沈萬三打死人、錢償命、以爲燒掉我們的房子、不過賠幾個錢就是了、還有甚麼不得了局的事哩、不知道俗語說的好、趕人不可趕上、趕上必有損傷、卽如

昨鎮江這場事、在我們那邊的人意下看、是古人說的話、塞翁失馬、未必非福、不過我們現在哩、在我們那邊、算久已化干戈爲揖讓、一下子、萬不肯與兵構怨、然而却有一層、假若是一而再、再而三、我看我們那邊的人、就連再弱些、也未必能受、俗語說、曲蟻躡着、還要兩頭溜、何況於人哩、那自然哪、然而這件事、我看我們這邊的官府、自必要妥爲辦理、俗語說、將人心比己心、總不得還有個曲護那些會匪的道理、這哩、也是在乎你們中國的官府、若我們在此地、却並不與聞國家的大事、不過方纔偶爾談到這件事、所以我纔同你先生談談、是的是的、我兄弟向來也最喜歡同你們貴國人談談、無奈我今天還有點小事、改一天再過來領教罷、好說好說、我們在此地、也孤陋寡聞的很、你先生若無事、儘管請過來坐坐、

僧家問答

先生、大和尚請坐、不拘不拘、泡茶來、你先生請執政、不要

費事、好說好說、還沒請教你先生尊姓大名、我姓衛、賤字道生、

請問大和尚的法號、豈敢、法名悟空、奧妙極了、還沒請教寶刹

在那裏、小寺離這裏不遠、出了門、靠右首轉灣、轉過灣、靠左首一直下去、

有一里多路的光景、那裏有一座山、叫做清涼山、小寺就在半山中間、阿、

早幾天我到那山頂上、亭子高頭玩過一回、下山的時候、看見一帶的紅牆、正

面寫着四个金字、是清涼禪院、我想那個地方、山不高而清、水不深而秀、沒事

的時候、到那裏逛逛去、真正是心地清涼、這山寺用這兩個字、倒合的很、大和

尙、在那裏住錫、有多少年哩、我在那裏住持、有十年了、戒行一定好

的很、也不見得、方丈中有多少法徒呢、我們僧衆、只得五六個

人、都是受過戒的麼、也有受過戒的、也有出家不久的、這麼大

和尚修行多年、還是自幼出家的、還是半路出家的哩、我是在十一二歲

的時候、就父母雙亡、無依無靠、自己想想看、貪戀紅塵、毫無趣味、而且命苦的

這個樣子，倒不如出了家，還乾淨些，所以發恨，就在左近庵內，削髮修行，後來那個庵裏頭的老和尚圓寂，我就出來雲游，因為清涼寺的住持，是我的一個師叔，那時候，我到各處朝山，願已滿了，隨即投奔到這裏來，在這裏苦修了五年，師叔也西遊去了，後來承這邊的諸施主抬愛，就命我在此住持，以承師叔的衣鉢。這却了不得，我聽見人說，此地的清涼山，到每年七月裏，做盂蘭盆會，這邊方燒香的，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常，這個話可有的嗎？不錯，我們那邊，到每年七月，燒香的人是多，不單是小寺裏頭熱鬧，連山前山後，來往的人都擁擠不開，因為漢西門那邊，兩條路上，都有茶棚，一直接到山脚下，整整的要鬧一個月，纔得清靜哩，俗語說，七月初一開山門，八月初一關山門，你先生既住在這裏，到明年七月，就知道了。是的，我也要瞻仰你們這個勝景，我還有一句話請問你，像你們出家人，在街上，有許多挑着高肩擔子的，他們是那個叢林裏出來的。那叫做行脚僧，自己並沒有廟，天裏在街上化

緣、晚上在大寺院裏掛單、這麼寶刹平常可有掛單的呢、我們那裏沒有、這是要到大叢林、纔容留得下哩、不要講別的、就是晚上這頓飯、很不菲哪、俗語說、聽梆吃飯、只要一響梆響、這些掛單的、都一齊來到齋堂裏頭、頃刻的工夫、四五桶飯菜、可以都吃光了、像小寺那個地方、施主也少、功德自然不多、每月收的月米、僅夠這幾個人吃、還禁得起有人掛單嗎、幸虧小寺在沒人煙的地方、就有佛門中的人、他總是奔大叢林、所以也想不到小庵去、是的、你先生得閒可以到小寺坐坐去、好好過兩天總要到上刹來隨喜隨喜、

道家問答

老道長、先生、這個地方清靜極了、開門見山、毫無俗氣、道長在這裏養性修真、實在是萬慮都空、如登仙境、豈敢豈敢、你先生我想沒有會過、光景是纔從貴國來的、是的、我們到此地不久、因慕貴省的鍾山、所以特

來拜訪。阿，你先生還沒有來頑過。早些日子，本想來登眺一番，因匆匆到此，有許多俗事不得分身，現在正是秋高氣爽的時候，有兩個朋友高興，特意約我出來逛逛，俗語說，醒醒目。你先生實在高雅的很。豈敢現在此地，可還有些古蹟麼。古蹟也還有些，你先生可以暫坐一刻，等我帶你們四處走走。承攜承攜，我想老道長，享如此的清福，靜閉山門，把黃庭經念這三四本，口渴起來，打點本山泉水，煨個茶吃，真困的很，也可以到山門外頭，兩頭兩往的走走，看看那些蒼松翠竹，流水斜陽，真正是生成的景致，算起來，要比我們這些俗人高得多哩。好說好說，你先生們沒事，儘管到小庵裏來清談清談，貧道還要領教你們貴國的風景，只要先生們不棄嫌，就是了。好好，改日再敘。

瓦匠問答

瓦匠司務 先生 我這裏有個圖，你照着這個樣子，替我蓋幾間房子。

現在先開個帳來、要說老實價、不要海天湖地的、你先生放心、總沒有看着生意不作、讓別人做了去的、你既曉得就是了、我告訴你、你若是能做第一、要約幾個手藝好點的夥計、動工的時候、先要把磚瓦黃泥石灰、這些東西要弄齊了、不要到臨時着忙、這樣也不全、那樣又不夠、俗語說、臨渴而掘井、那時候、耽悞你的工夫、還是小事、耽悞我的日期、就不對了、所以我們現在講包工、限個日子、或一個月、或兩個月、多啣子、可以了手、我就有數了、

買賣問答

老板貴姓、做姓吳、你先生貴姓、我姓馬、寶號生意好的很、托福、還罷哪、有幾位貴同事、四五个夥計、這條街熱鬧的很、買賣客商、往來不絕、真正是貨如山積、財似川流、寶號又在这个市道口上、四通八達、你們貴地俗語、貨高招遠客、我想這是不錯的、噯、現在市面清淡、走路的人多、買東西的人少、櫃臺上、正經生意、一天只得幾筆、其餘零零碎碎、

盡是些瞎打託的、那也不成個交易、要像你先生來買東西、我們是格外歸真、不敢相欺的、小店出來的東西、都是照本抄發、並不苛求重利、要講究一回生、二回熟、以後常來照顧照顧、這叫做多裏撈沫、就是夥計們、上了生意、不論甚麼人、一個錢、都是衣食父母、老少無欺、貨真價實、斷沒有生意大些、就巴結他、生意小些、就惑弄他、一條街上、都是打比較的生計、稍微訛一點、連鬼也不上門了、東家也是店、西家也是店、你家不賣他家賣、在你先生看、做買賣的、靠的是甚麼、所以不做買賣的人、不曉得買賣的難處、我們做地的俗語、看人挑擔不吃力、而且一家子、大大小小、門差戶事、人情世法、店裏夥計開消、家裏的衣食費用、那一件不是靠着這個、只要一年生意不順手、那就萬不得下了、

是的、就是我从做國到你們貴省來、一路上買東買西、看看這些做生意的人、也有公平的、也有哄騙的、那公平的人、曉得靠天吃飯、以爲中外一理、本地人買東西、我不能欺他、外省人來買東西、我倒欺他、欺他一回、總不能欺他二回、

回回欺他，他可以在別處打聽打聽，那裏比這裏東西又好，價錢又便宜，他以後都是買那裏東西，我這裏豈不是少了一個主顧麼？摸摸良心，我的東西賣給他，既不折本，這生意何必讓別人做了去哩？那哄騙我的人，他的意思，以爲我們外國人，錢來的容易，而且初到這裏，不曉得甚麼貴賤，就是多要點子，他也就只好糊糊塗塗的買了，這宗生意，豈不是一本十利嗎？他不曉得，一處不對兩處問，這裏不行那裏成，做買賣的人，不見得个个都是混帳的，所以今天到你寶號來，曉得寶號的東西歸真，價錢公平得很，豈敢豈敢，你先生既

來賜顧小店，卽是各樣東西，總比別處公道些，就是了，你放心，小店在此開設廿多年，不問大小生意，價錢都是一律，就是買貴了我的東西，你先生只得上一回當，不得上兩回當罷，而且小店也不肯自己糟蹋自己的生意，名聲是要緊的，不錯不錯，這麼，你先生要些甚麼東西，你把那頂好的南棗拿來我看，呵，這是頂好道地的南棗，這個南棗，值多少錢一斤，

這個不說謊、要六百四十文一觔、若是買得多、價錢的話、上下些可以減去一點、是沒有大訛過的、我看這個價錢要不了、就任是頂好的、每觔也只得五百二十文、若是這個數、我們可以談談、不然、就不必費手了、笑話、怎得有這些虛頭哩、別講你先生來、就是小孩子家、小店也不敢相欺的、你先生再瞧瞧、這個貨、中意哩、你先生添些、不合式、我也不怪的、俗語說的好、生意不成仁義在、就看看不買、也不要緊的、既這樣說、我給你五百六十文一觔、你算算看、得來哩、我買你三四斤、不得來、我也不能教你虧本、是我還有句小氣話、你先生若是給我洋錢、只能照市作價、不能再抬、好好、就依你的樣子、可還要點別的東西、哦、想起來了、你揀那頂好的核桃、給我伍觔、白葡萄乾半斤、紅查糕一斤、綠梅半斤、上白淨糖六斤、是哪、來、你不要把醜的給我、不新鮮不合式、你先生儘管放心、小店裏的東西、一點點陳的都找不出來、不是自己說自己的好、現在的東西、只愁沒有賣、不愁賣

不了、 是的、我看寶號生意、實在興隆得很、 豈敢、那是你先生照着、

這麼、我還有句話交代你頭一、秤是要稱準的、 你先生不用煩心、拿回

去稱稱看、少一兩、罰十兩、這是小店的門面、不得有錯的、你先生請坐一坐、我叫夥計們替你包好了、倒茶來、你先生不棄嫌、可以坐坐歇歇脚、 不消不消、你請治事罷、 沒有甚麼事、請問你先生、在此地來了幾年了、 我離

鄉多日、到你們南京纔一年、 好阿、我說在街上、蔑很看見過你先生、醫院那邊的幾位、倒時常在小店門口過、間或碰見了、下來買點東西、問他尊姓、談兩句閒心、所說的話、與我們一般無二、實在佩服極了、即如你先生到此地、還不滿一年、談吐一切、就清爽的很、若是我們學你們貴國話、我想沒有這等聰明、縱會說兩句、也是大畧的意思、內骨子其實難得很、 那也不見得、天下的事情、不論甚麼人、只要肯下苦功、再沒有學不會的、但怕半途而廢、俗語說、不吃苦中苦、怎得上人、 不錯、你先生這番話、實在是大有學問、我們中

國人就是个沒有耐心、做一樁、厭一樁、要像你先生這個樣子、潛心用功、學會外國的話、將來豈不是大有益處嗎、我看一百個裏頭、沒有一個、何況貴國作出來這些東西、千變萬化、我們望着、真所謂兩目漆黑、撫心自愧了、 豈敢、你們貴處人、實在太謙的狠、我請問你、這個地方、是甚麼名字、 這個落地是行口、 四面通些甚麼地方、 我告訴你、往西走、前面是油市大街、一直出水西門、這邊朝東的、叫坊口、再往前頭走、是三山街、一直下去到皇城、對面是彩霞街、隨灣轉灣、逢人問人、一路的地名多的很、那是出南門的路、後首向北那一條街、叫評事街、再下去二三里、就人烟稀少、沒有甚麼店面、一直到了北門橋、纔熱鬧些、那是出儀鳳門、到下關的大路了、其餘大街小巷、以及橋名等等、不可勝數、那是俗說的一句話、路在嘴邊、記是記不清楚的、 承你的指教、這麼、這條街上、是那行頂盛呢、 這條街上、頂多是錢店、餘者如布店、綢緞店、金珠店、玉器店、首飾店、衣店、皮貨店、筆店、廣貨店、弓箭店、紙店、扇子

店、藥店、茶葉店、瓷器店、靴鞋店、皮梁店、帽子店、襪子店、絲綫店、頭繩店、傢伙店、銅錫店、鞍粘店、茶食店、米店、鷄鴨店、肉店、烟店、酒店、南貨店、鐘表店、竹器店、窰貨店、鐵匠店、油漆店、相生店、紙紮店、錫箔店、香燭店、裁縫店、簾子店、石灰店、磚瓦店、書店、傘店、骨貨店、蓆子店、裱畫店、苧蔴店、燒餅店、麪店、點心店、水果店、雜貨店、燈籠店、剃頭店、煤炭店、茗帚店、還有茶館、飯館、畫館、字館、書館、酒館、大葷館、擺在露天底下的算命攤、水菜攤、鮮魚攤、舊貨攤、洗澡的地方、名叫洗澡堂、又叫浴池、如我們小店賣的是山珍海錯、蜜食雜貨、樣樣俱全、這街上、連油坊、醬園、像這樣的字號、不過兩三班而已、總之生意要人做、不在乎大小、這是不錯的、你們貴處的俗語、行行出狀元、你老板看是不是、是的、東西可弄好了、 噯、已經稱好了、包在這裏、格外的替你先生紮得緊緊的、拾回去、纔不得掉哩、 費心費心、我給你三塊英洋、你拿去在錢店裏看看、 要不要、你先生是正經人、怎得有用壞洋錢的事情、 噯、不是這個話、

俗云、金銀不過手、你看着去、彼此可以放心、壞的呢、我現在換給你、若是後來有差訛、我那就不認了、你算算看、還該找我多少錢、 找你先生的錢、在這裏、以後還要借光哩、 好說好說、寶號的東西、我回去用用看、果然是好、下回就作主顧了、 承光承光、 累手累手、 請了請了、 擾茶擾茶、

農人問答

今年庄稼收得好、 好呵、 你有多少寶庄、 有一兩處小庄子、 還是山田多、是圩田多哩、 圩田只有幾十畝地、山田多些、 山田有多少塘口呢、 有四五个塘口、 那就不壞了、年年可收些子利哩、 沒多少、一年出着四五十担魚、全要人看得緊、稍微大點意、就讓人偷去了、所以我們鄉裏人是賺的幾個辛苦錢、 是的、你們這裏的田、是種麥子的多、還是種稻子的多哩、 麥子也種些、不過蔑有糧食庄稼大、 現在的米糧費不貴、 那是看年歲、年歲好、米糧就便宜些、年歲不好、米糧就貴些、這

是沒有一定的、俗語說、柴米天作價、你先生可懂這個理、 不錯不錯、我們外國地方、種田的人、一年四季、靠一個麥子的庄稼、因為那個地方、用米糧的人少、吃麪食的人多、其餘菜蔬果品、也是有種園的人、專門種那些東西、靠水口地方、魚啊蝦啊、左近的庄戶、到時候打起來、在市上來賣、價錢哩、也同貴處差不多、 這麼、你先生在此地、一天三餐、還是吃飯、還是純用麵食哩、

我們是用饅頭、你們中國叫饅頭、 那麼用中國麵、是用西國麵呢、 是西國麵、有時候也用你們此地的麵、用完了、間或買米煮飯、不過不常吃就是了、 是的、這也多得很、我們中國北邊、那個落地米糧稀少、他們喫的都是麪食、田地哩、盡種旱穀、我們的俗話、叫做靠天收、那是沒有水口的、江南一帶人家的田地、乾旱無憂、皆是膏腴之壤、只要雨水調勻、今年秋收、雖不講十分七八分庄稼、是足足的、所以置田的人、總揀那半山半圩、不怕乾、不怕淹、家裏有十幾口過日子、就可以衣食不愁了、 是俗語說、一畊二讀、就是皇帝家、

也靠着百姓的錢糧、抵多少國用、自古道、君出於民、民出於土、所以朝廷有勸農之典、黎民爲養命之源、這是有利無害的。是的。恭喜你有多少畝地。 哎、只得十幾頃地。 這麼、一頃是多少畝呢。 一頃是一百畝、其中有大小之分。 阿、你現在有十幾頃地、一年很要收幾千担糧食哩。倒也不定、人手多些、就多種幾百畝、人手少些、就少種幾百畝、每年總要荒掉些、若是全種起來、拉扯着、一季、可以收千把担稻子。 你現在庄子上、用着幾個長工哩。 不多、八九个僱工、連自己家裏、男男女女、就有二十多人了、忙的時候、一人要作兩人用、何以呢、車水的車水、栽秧的栽秧、不問大風大雨、也要披蓑戴笠的去作活、這還可以、惟有那酷熱的天氣、太陽像火一般、田裏的水、差不多曬滾了、還要下田去、舞這樁、弄那庄、臉上晒的焦黑、手脚不講、希泥巴贖、還泡起些泡來、腫得多粗的、所以我們種田的人、是賺幾個血汗錢、稍微偷點懶、就沒飯喫了、還講穿衣服嗎、你先生看是不是。 一點不錯的、我

看你這個庄子上、晒場也大、房子後頭、還有那些竹園、山上又有些樹木、多遠望着、一片烏壓壓的、你有這樣產業、每年的出息、就很可以了、還不算你的福氣麼、

哎、你先生不曉得細底、外面的光景、看着是狠好、內骨子算起來、真要嚇人一跳、天天開了門、三餐飯、要幾斗米下鍋、若是夥計多、還不夠、一千多田、不見得盡是好的、年年做一半、荒一半、有點子山、是同別人家公着的、到下半年、就是砍些樹枝下來、割些茅草堆着、沒事的時候、挑到街上賣去、也值不了許多錢、那個竹園、出的是遲筍、若是早筍、也可以搶個先、賣點俏市、其餘的果子、更是個嬌東西、也沒有這宗精神來澆灌他、所以蔑種、現在的魚哩、四鄉八鎮、上市來賣的、多得狠、也不爲希奇、那價錢、自然是格外賤了、而且我的塘口、也不多、魚出的也少、就是賣錢、也有限的很、何況交官租、出家用、兒女們添補衣服、上人的年紀老了、要穿就要給他穿、要吃就要給他吃、這年收成好些、自己不講怎麼樣、女人家、替你累了一番、自然也要打樣把首飾、做件把衣裳、

男娃娃們、上學的、到年下節下、是要送先生束脩、女娃娃家、一年到頭、胭脂花粉、一鍼一線、都是拿錢買來的、至於三兄四弟、有房屋的、各人是各人的事、添東補西、行行都靠着這點子出息、像我們當家的人、只求個粗布衣、菜飯飽、就是辛辛苦苦過一輩子、也就罷了、還講聚多少錢麼、你這位是個本分人、所說的話、實在緊廉得很、將來子代兒孫、生生不已、真正是個興旺的氣象、

哎、人家的俗話、兒孫自有兒孫福、誰替兒孫作馬牛、不過眼面前要糊的圓、不空官糧、不欠私債、這就是我們作田的人的好處了、我還問你、你這個

庄子、方圓有多少里數呢、周圍有十里多路的光景、家裏有幾條牛

呢、有三條水牯牛、四條黃牛、耕耕田倒也夠了、平常呢、叫小娃子出去放、漫山遍野、吃吃清草、倒不要煩心、就是過路的花子、討厭的很、你先生想想、我們種田的人家、忙時候可得閑、只要一離了人、不是攷了雞去、就是收了晒去、我們在家裏、還可以攆上去、把東西搶下來、若是不在家、他們女人家、那裏

有這個膽子哩、只好白白的叫一陣子、等到有人來、那花子也不曉得去了多遠了、這却可惡的狠、一天到晚、怎得不大點子意呢、大點意、就讓他弄去了、空野荒郊、山凹子裏、田坎子裏、躲着人、那個曉得呢、幸虧種的是糧食、不怕他偷、糧食是不怕他偷、其餘的包蘆、葵花子、芝麻、豆子、那都是一天要出來巡幾起呢、是的、總之做賊的人、到頭來有甚麼好處、像你們有庄稼的人、靠着田土吃飯、力氣尋錢、有幾間庄房、可以蔽蔽風雨、到秋來、庄稼收到了家、一家子闢起門來、吃吃喝喝、我想你們城裏的人、雖然是高房大廈、穿綢着緞、那真是富貴的、倒也罷了、還有一宗人、是你們中國的俗話、叫做空架子、又說、外頭搖斷了膀子、家裏餓斷了嗓子、我看這樣的人、真正是孟子所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那裏及你們鄉下種田的人、含哺鼓腹、無憂無慮的好哩、我看見門口、都有這兩幅對子、一幅上、寫着田中生白玉、土內出黃金、一幅上、寫着牛馬年年盛、豬羊日日增、可見得有田地人家、一輩子吃不了呢、古人說

得好、有志吃志、無志吃力、俗語說家有千畝、強如作知府、我想真是不錯的、像你這位、又把穩、又勤儉、一年一年的出產、雖不講麥堆萬担、稻積千倉、就是庄子上、有這幾百株桑、逢養蠶的時候、收千把兩絲、背到市上去賣、那個出息、就不小了、而且人手女工、自己家裏是多的、用不了的桑葉、還可以賣給別人、所以漢朝的時候、刻木頭、做耕夫、織婦的樣子、皇帝天天去拜他、可見從古以來、最重的是農、豈敢豈敢、你先生這番話、真正是承受不起了、托你先生的福、只要田地上、每年有點收成、夠交國課、一家子不凍着、不餓着、就是天老爺的恩典了、是的、你先生不棄嫌、可以常到我們小庄上來玩玩、好說好說、厭煩厭煩、

宦途問答

尊姓、先請教、敝姓馬、尊姓、敝姓蘇、少來問候、彼此、是乘輿來的麼、是、泡茶來、不要費事、豈敢、荒

居僻地、無物可奉、實在不恭得很、好說好說、你先生到此地有多少日子、一共是幾位、
哎、我是三月間到你們貴省來的、還有兩個敝友、前不久纔到、
同你先生住在一塊麼、他們初來的時候、是住在這裏、現在搬到別處去了、
那麼、是到別的碼頭去、還是在城裏頭、另租了地方、他們現在住在北門橋、堂子巷裏、也是租了幾間房、暫時住着、等後來看、或在貴省、或往鎮江、上海、蕪湖、等處、現在住在此地、因為我們敝國人、久仰江南的人物、所以特意到此地來、一則是學習語言、二則是傳揚道理、在敝國時、就曉得南北二京的官話、敝國人來到中國的、總要畧知一二、然後纔可以傳道行醫、就是到別處地方、也要在貴省學習一兩年、與人談論起來、雖隔着省分、大畧總可以懂得、
是的、你先生是美國麼、不是、在下是英國、貴業是傳道、是行醫哩、
在下是行醫、我的朋友是傳道、還羨請教府上是那裏、
敝處是湖南、阿、我們雖蔑到過那個地方、常聽見人說、也是個大省

會、人才濟濟、公侯宰相、出了許多、真正是毓秀鍾靈、纔得如此。 豈敢豈敢、那也是皇上家的福氣。 是的、老兄貴班子是甚麼、 是知縣的班子、榮任過那裏、 嚶、在阜甯地方、做過一任、現在是委辦保甲局、 這裏是老兄治下麼、 豈敢、是我兄弟的地方、 失敬的狠、諸事一切、要仰仗老兄、 好說、能照應的事、無不照應的、 現在貴省有多大地方、 此地一府七縣、 那七縣呢、 本城是上元、江甯、兩縣、外頭是六合縣、高淳縣、溧水縣、句容縣、江浦縣、這都是江甯府所管的、 像貴局在城裏有多少呢、 城裏城外、是兩個保甲總局、我兄弟是分局、論段數、一段有一個分局、城南的地方、歸城南各段保甲局管、城北的地方、歸城北各段保甲局管、這沒有一定的、聽上司委派、餘外還有多少卡子、那是武職內的事、所有的局卡、因爲省城地方太大、各處設立、可以盤查奸宄、巡緝匪徒、保護居民、以及往來客旅、 這是好的很、我們外國、設官不同、名目也異、你們中國做官的人、不

是科甲出身、就是軍功保舉、科甲的呢、講究文章華國、軍務的呢、講究智勇過人、然後纔可以得个一官半職、我們西國、只要有才學、有德行、端方正直、百姓推崇、不限定是世家大族、等第是有的、那是看人而行、這倒合了孟子所云、選於衆、舉伊尹、又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從古以來、可見做官的人、講的是本事、不在乎甚麼人、雖然、我們西國、爲官作宰的、比不上這些古人、究竟仕途寬些、若一定要考功名、論資格、自掙的、不巴結部裏、不放他出來、加捐的、不奉承上司、不委他做去、照這個樣、豈不是埋沒了許多人麼、我們西國、不單是臣子要百姓選舉、就是現在美國地方、自皇帝宰相、以至大小官員、不但要鄉里之間久仰他的聲名、也必要衆心悅服、然後纔可以出來治國安民、所以四書上說、左右皆曰賢、未可、諸大夫皆曰賢、未可、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皇帝不敢自己作主、輕的就用人了、古時候、這個選舉的法子、是頂妙的、而且美國的制度、用臣子、

雖然是這個樣、就連皇帝、也不是輕易作的、先要應天命、順人心、通國的人都曉得他有品行、有才能、出類拔萃、千萬人總不及他、這纔尊奉他、敬重他、聽他命令、做他子民、若果是英敏過人、非昏庸之主、這個位方坐得長、不然、則臣子百姓們、聚眾商議、將另擇新君、登大寶、那個皇帝、就退處如民、沒有甚麼威權榮耀了、這倒像你們中國堯舜的時候、堯的兒子不好、就讓舜做皇帝、舜的兒子不肖、就讓禹做皇帝、若論我們外國的皇帝、雖比不上堯舜的德行、到底要效法古人、無爭無奪的樣子、就是臣子們、不及中國這些古人萬分之一的本事、也不得錯用了貪官污吏、到後來誤國殃民、所以朝廷設官、不論中外、那是第一要緊的、

哎、你先生這番議論、實在是金玉之言、聞之頓開茅塞、

豈敢豈敢、適纔所言、唐突已極、望老兄莫怪、好說、你先生是博覽羣書、精通時務、周遊各處、廣見廣聞、後來要時常領教、承過獎了、老兄公事之暇、可以屈駕來敝廬一叙、一則遠人得親聆雅訓、二則在此地還要老兄照拂、承

情之處、感念不忘、不敢當、你先生和平謙厚、一見而知、若在敝省多住兩年、彼此可以時常親近親近、好的很、我們本意原想在貴省常住幾年、以便傳道行醫、不知貴處人可嫌棄麼、那裏的話、俗語說、知禮不怪人、怪人不知禮、所以那些愚民、無知無識、見了你先生們、以爲你們不懂甚麼話、高高低低、隨口亂說、我想你們總是通達的人、就聽見他們說甚麼、也不介意、至於稍微通點世務的人、便曉得你們所傳的道理、並不勉強人相信、開設醫院、更是救人濟世的好事了、我們中國、雖有施藥的局子、究竟沒有人積這個大陰德、那手到病除的本事、在此地醫道中算算、更是難得的了、蔑有的話、就是我們過中國來、或傳道、或行醫、本是一舉兩得、並非特來貴省、奪諸位大夫的生意、俗語說、靠山喫山、靠水喫水、況且我們在此地、兩不相擾、不過我們以救濟爲心、能夠醫好了人、在貴處留個聲名、不枉我們幾萬里路、到此地的苦心、這就是了、豈爲求利起見呢、貴處俗語說得好、人要個名、樹要個影、就是後

來不在貴省、提起來、某國某先生、從前在這裏、看好了多多少少人、並不要我們一定去謝他什麼東西、送他許多銀錢、實在是仁心濟世、若是特意的要請他來、恐怕難得、這是俗語說的好、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所以我們外國來傳道的朋友、也是這個意思、勉人行好、勸人爲善、古人說的話、犯味的不喫、犯法的不作、譬如你們爲官作宰的、治百姓去、也不過把這些事、教化他們、你老兄看是不是、

是極是極、

豈敢豈敢、我看貴省地方、是個仕宦通衢、往來大道、老兄將來榮任在此、一定是愛民如子、勤慎自居、頌德歌功、口碑載道、上遊之器重、不必言矣、但不知貴省候補人員、現在有多少、

你先生不曉得、此地省城裏頭、候補班子、從府道起、到知縣縣丞、大約有一百餘員、各處的缺、早已有有人補授、其中縱或有丁憂告病、所出的缺、不論好壞、都是挨班酌委、老班子的人、儘先補用、新班子的人、有賸缺、可補卽補、那是在上司、看你才幹何如、總之是科甲好些、捐班要說一等看、若軍功得的、現在以海防

保舉爲先，到底非花錢進京引見不可，所以我兄弟就是苦於沒引見，宦囊中絕無贏餘，現在的差事又不好，連這個保甲局，還是方伯大人的拾愛呢。老兄太謙的很，我看就像老兄的人材，已不可多得，不日陞遷，在下一定要來賀喜的。果有這個僥倖，那也不算我兄弟的能爲，蒙各位上司的青眼罷了。朝廷的恩典，更是不消說得。是的，我想此地人烟輳集，是個魚米之鄉，農工商賈，街市上肩摩轂擊，碼頭上舟集帆屯，一派的太平景象，就是我們外國人暫居此地，也可以安堵不驚，雖蒙各位官長大人保護，究竟如貴處的一句俗話，紫金山望後湖，遠水救不得近渴，現在近居老兄治下，貴國禮貌，一切不到之處，均要海涵，日後大小事情，自必格外仰仗。好說好說，可以辦得到的事，無不遵命的。改日再晤，少陪少陪。請乘請乘，有慢有慢。我請問你，你們有事擺席請客，有些甚麼規矩。我們此地請客，是這樣的規矩，大廳高頭，先擺下一張八仙桌子，桌子面前，掛一個紅圍子，名叫桌圍，桌

子上點兩枝大蠟燭、中間擺列念四個果菜碟子、六個蓋碗、六雙筷子、主人站在桌子下簷、兩旁一邊擺兩張椅子、朝上或擺一張、或擺兩張、高頭都有椅搭、主人等酒菜上齊、有人捧過一盃茶來遞給主人、主人接過來放在桌上、然後把筷子拏起來、往上一舉、把袖子拖下來、在椅子上攔兩下子、隨即掉轉身來、打一躬、請客入坐、那客在旁還揖、然後就坐、這叫送座、送過首座之後、然後一個個挨排送下去、有的攔住主人不必拘禮、等衆人入席之後、主人又奉一揖、口說不恭、這然後上一樣菜、主人就上來作一個揖、飲酒時無甚禮、客未來的時候、早兩天先要下帖去請、當日又有邀帖、至於喜事那個禮、格外多咯、阿你們此地竟有這些規矩、這個虛儀、有甚麼用處、倒不如隨遇而安、客來隨隨便便、愛喫的喫些、愛飲的飲些、

是的、我想你們貴國人爽快些、

百行孝爲先、人生孝敬父母、是一件頂重的事、人每每因酒色財氣四個字、就把心弄糊塗了、在父母跟前拘降、所以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可

見得喫酒的人、酒一下了肚、性就亂了、嘴裏胡言亂語、高高低低、還有一宗人、倚酒三分醉、打鄰罵舍、那懂事的、人曉得俗語說、清官避酒客、那不懂事的人、不問你喫醉沒有、你罵我、我罵你、你打我、我打你、等到弄出禍來、使父母愁煩、這宗人就算是不孝了、至於財色兩個字、這個圈子、從古到今、有多少人跳不出來、孟子上說、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可見得貪財的人、銀錢就是他的命、連父母穿衣喫飯、好像都是多用的、在妻子身上、却肯花費、這還不講、在外頭嫖起來、揮金如土、若是父母要他一文半鈔、連給他都是咬牙切齒的樣子、這宗人更算是不孝了、除了酒色財之外、還有一個氣字、孟子說、好勇鬥狠、以違父母、可見得人總要能忍耐、不可因一時之氣、動手動腳、打傷了人、若是傷了致命的落地、就要抵人的命、俗語說得好、忍得一時忿、免得百日憂、那個時候、父母心裏日夜不安、甚至哭哭啼啼、憂鬱成病、這宗人、也算是不孝、嘗看見有些人射箭、每每射不到靶子、人總以為沒有勁、要曉得古時候射箭

的人、箭出去、不一定要把靶子射通了、只要這枝箭射得中、何以呢、因爲人的力氣大小不同、不能勉強的、這是古來講究射箭的道理、

久違久違、彼此彼此、我請問你一件事、昨天晚上、我們回來的時候、

看見多少洋鎗隊、還有些轎子、馬、跟着、那是甚麼事情、不錯、昨天二炮的

時候、江甯縣出人、是個甚麼案子呢、我也是聽見人說、不曉得真不

真、聽說是早幾天、擎着一個小擱摸、在保甲局一打就招、招稱花牌樓有個姓楊的、是他們的窩家、所偷的東西、總存在他那個落地、照數均分、局子裏的委員、聽見了這個話、隨即帶着親兵到那裏起贓去、就把這個姓楊的家裏、前前後後上上下下無處不搜、等把這些贓物搜清了、纔料理要走、忽然看見一個小紅箱子、在床頂板上擺着、大家心裏一想、這裏恐怕還有東西收着、就伸手拿下來打開一看、裏頭有一桿斜角的黃旗子、上邊還有一顆小印、那高頭盡是人的名子、另外又有一本簿子、局子裏委員一看、吃了一驚、趕緊叫親兵將

人拿住、然後稟知府縣、將旗簿呈上、當堂審問、那個姓楊的一口無辭、問他羽黨、他說你不必問有多少人、我們這個哥老會人多的很、連老爺大堂上、還有我們的人呢、府縣聽了這個話、只要他認了是哥老會裏的人、就把案定好、申詳上司、制台曉得這個事、馬上就發下大令來、就地正法、所以昨天晚上有多少兵在街上、就是爲出人的事、阿、這真是貴處生民之福、凶人授首、餘黨也無能爲矣、俗語說、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我想殺一警百、以後要安靜許多了、